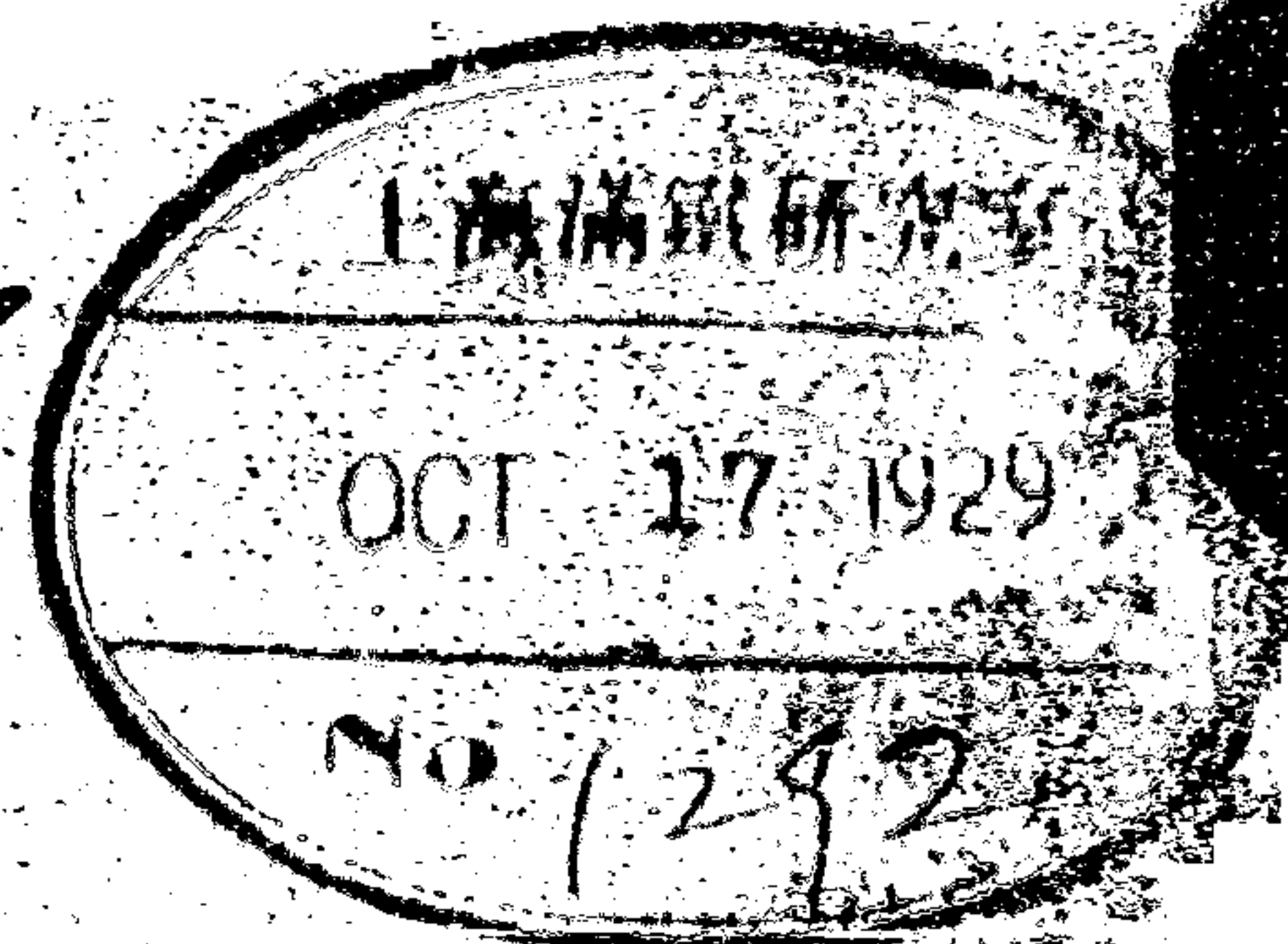


目前中國社會的病態

漢民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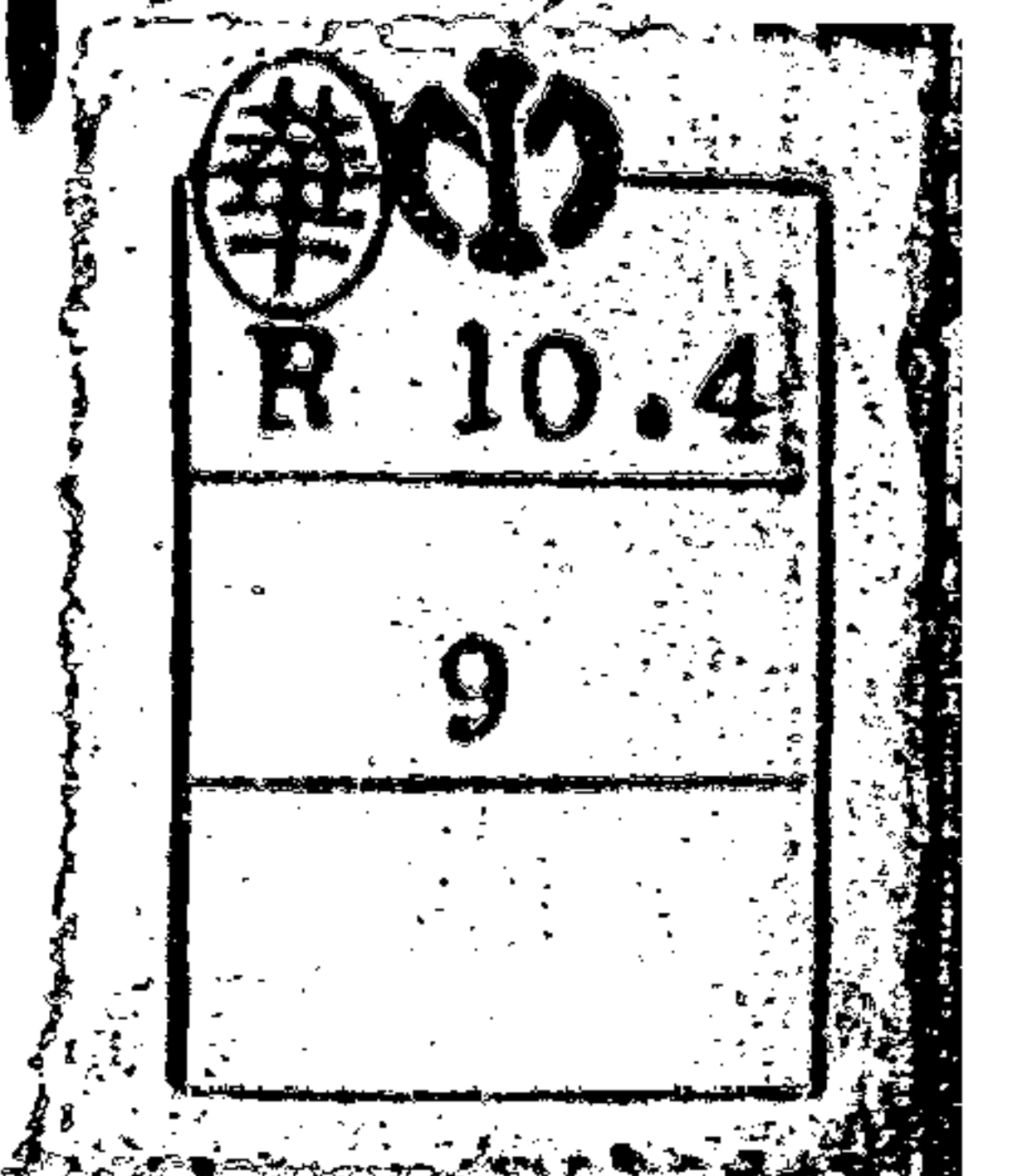
民受其害  
生不其疾  
無以告國  
烈人斯謀

此書有各種弱馬心動魄

之統計為國人所未嘗注意

之者因系中今碑題之

十八年九月漢成



00993

足食足兵  
民信之矣

張振同志著目前中國社會的病態  
為題此二語以示醫方 載信隨



## 序

張振之同志自謂此書乃積幾個月蒐集的實際材料所綴成



是『社會的病態』，而所鞭辟入裏的却是『中國的貧乏』。且看出洋人數的激增，流離死亡的衆多，自殺的流行，失業和貧民的普遍，苛稅雜捐的繁興，土匪盜賊的橫行，這一切社會的病態，無一而非說明中國今日的大患，祇是一個貧字做了總因。中山先生說中國患貧，而非患不均，本書實不啻爲此說供給了一個驚心動魄的真實憑據。

個人的貧乏，或局部的貧乏，其所表暴出來的形態是很簡單的；而在生產發達和財富充裕的社會裏面，個人或局部的貧乏不但不易現露出來，即使現露了，而救濟亦自易易。唯有在我們現在一貧如洗的中國，失業，流離，遷徙，死亡，自殺，苛稅，盜匪，種種社會的病態，才是展轉相因地一齊暴露出來，演成了一種全民

族的大問題。即今日政治上一切不安不滿的現象，一言以蔽之，都是這一切由貧而起的社會病態之反映。這一切由貧而起的社會病態，一方面是全國大多數個人的禍害，一方面即是國民革命前途的阻障。所以凡是受現在普遍而深切的社會病態之禍害的人，或凡是為國民革命前途努力的人，都應該大家凝精匯神到貧的一字上面，來謀根本的救濟。

事實的意義終於是較事實本身為更複雜的。社會病態的事實，如本書之所列陳，很顯明地是具有幾個重要意義，不是簡純的事實所能完全表出，而須加以詮解的。就本書所舉的各種社會病態，其第一意義是各種社會病態都是朝着人口消滅的方向移行。自殺之風盛行，死亡率之激增，土匪盜賊之普遍，固然不消說是朝着滅煞人口一方移行，即他如失業，苛稅，及人口向海外移動的事實，亦無一不有消滅人口的趨向。單就人口向外遷徙的意義上說，只要一看本書所舉的統計，就曉得南方沿海的人民，每月向海外遷徙者，男子的額數，平均多於女子五倍。其

中還有赴南洋的潮梅人，男子多於女子的數量，最低額是一倍，而其最高額竟增到二十倍。這種遷徙，在經濟上是生產力的損失，在人種上是生殖力的損失，而尤以後者的損失較前者為更大，為的是向外遷徙的男子之一定數量，必與居留在本國的女子相同之數量，俱蒙生殖上同等的損失。舉此一事，可知本書所陳的各種社會病態，在自然的趨勢上，不僅把中國人口直接在死亡率上蝕削下去，而且間接在流離遷徙和失業上斲喪不少。以滅煞人口的趨向如此移行下去，不待一百年就可到滅族亡種的境地。所以總括本書所舉陳的社會病態，都是亡種的狀態。

生產落後與社會貧乏是互為因果的，而社會病態即由是普遍地呈露。社會病態復足以阻礙生產之發展的，於是社會的貧乏乃益以加甚。社會的貧乏既甚，則國家的財政益無所出，而各省計無可施，乃唯有出於挺而走其所謂苛稅雜捐之一途。因此之故，本書所舉各種事實，其第二意義，即為社會的貧病與苛稅雜捐二者同時並行的趨向，有相互地消蝕民族血脈的作用。如果單就政治上一時的便利，

以爲苛稅雜捐足以彌縫目前的地方財政，而不從扶植社會生產上着想，則縱使苛稅雜捐行得一時，然而行到社會貧病陷入枯死的之境時，連苛稅雜捐也會抽取不出的。反之，如果單就社會目前的貧病，以爲祇要廢除了苛稅雜捐，就算是解除了人民的苦痛，而再也不從根本上導人民於正當的生產事業，則縱使廢除了苛稅雜捐，而社會的貧病亦未見得便能輕減。所以爲社會計，爲國家計，正當解救中國社會貧病的生路，唯有合全民族的現有財力，實行物質建設。

振之同志此書，是以引起國人努力建設事業爲依歸的。這是觀察中國現在一般社會病態無可逃避的結論。實則物質建設的必要，不特在民間的窮乏上感覺得到，卽在一般青年離開學校之後遭受失業者之多，及一般人無路可走走到黨政兩方面來謀生活者之夥的事實上也感覺得到。如果現在辦統計的人能夠將全國失業者調查起來，則中國失業者之多，必較歐戰後二三年內全歐洲失業的總額有過之無不及。然而歐戰後各國所張皇的唯一問題就是失業，而亟圖解決的唯一方法就是建

設。中國現在却不但沒有把失業視為唯一的大問題，抑且連建設也幾乎談不到：這是中國人的麻木呢，抑是中國人的闊氣呢？然而一個民族闊氣到不顧自己的生存，這也就太離奇了罷！

中華民國十八年二月二十日劉蘆隱序





# 「目前中國社會的病態」

## 之內容提要

### 本書之文字

本書之文字力革侈談空論之時病，凡所立說，莫不以事實為根據，以調查統計為依歸，積七八月來所搜得之實際材料以綴成之。

### 本書之目的

在羅列目前中國社會病態之事實，此種事實均為可按可稽之真憑實據；其次，再根據此種事實謀救濟之方，於每章之末分論之，復另闢末章綜合以論之。

## 本書之內容

論社會之病態，約佔六章，此六章之內容，如下：

一、從出洋人數之激增，以反證國內人民生活之不安定。

1. 以潮梅方面一二四五各月赴南洋人數之統計，為例，合計共七萬三千三百五十六人；

2. 以香港四月七月進出口人數之統計為例，四月份出口者較多於進口者一萬七千四百六十六人，七月份出口人數較多一萬四千九百十八人；

3. 以新加坡一月至三月間進出口人數為例，自中國抵南洋者較自南洋回中國者多九萬七千零八十七人；

4. 以南洋荷屬英屬各地為例，華僑較前增多百分之三十；

5. 述出國之華僑與國內經濟之關係；

6. 要人之放洋考察多與青年之留學多亦為社會病態之反映。

二、從被殺與流亡之衆多以見生靈之遭劫。

1. 以湖南之湘東湘西二十餘縣為例，人民被殺流亡數達百萬餘；

2. 以廣東為例，詳引各縣災况；

3. 據濟難會方面之統計關於各省市共黨被殺被拘之數。

三、從死亡率之激增以見人民生活痛苦，人口日漸見減。

1. 以廣州市五月二十六日至七月二十八日為例，市民死亡者比出生者多四百八十四人；

2. 以南京市市民三四月五六月生死比為例，生產九百四十六人而死亡者一千一百九十八人，死亡者為生產者四、七一六倍；

3. 述廣州市及南京死亡率激增之原因；

4. 民國十二年至十五年之人口，由四三六、〇九四、九五三增加為四八五、

五〇八、八三八人，而從十五年以後，據別種統計則又減為三六一、〇八五、三五五人；

5. 以日本人口增加率與中國人口死亡率相較；

6. 述衛生之必要。

四、從自殺的流行以見人民對於生的興趣之缺乏。

1. 羅舉自殺者之遺書；

2. 無法謀生而自殺之事實；

3. 謀生不遂而被騙自殺之事實；

4. 浪費奢侈不善治生而自殺之事實；

5. 激於國憤而自殺之事實；

6. 對於自殺者之救濟。

五、從失業者與貧民之遍佈以見一般人民生計之艱難。

1. 以十七年首都各機關招考錄事爲例，平均各機關每四十五人中取一人；
2. 以財部鹽署招考書記爲例，應考者五百人，每一百人中一人；
3. 以鐵道部招考書錄爲例，應考者一千五百七十一人，每一百二十五人中取一人，各省人應考者皆有，以湖南爲最多；
4. 以十七年春廣州政分會考書錄爲例，應考者二千一百七十八人；
5. 以北平貧民之調查爲例，貧民共二十三萬四千八百人，佔全市人口五分之一；
6. 以武漢失業工人爲例，失業者共十萬餘人；
7. 以各省區貧民數爲例，貧民數爲一萬萬零三萬九千餘名，佔全國人口四分之一以上；
8. 以李敬穆先生之調查爲證，全國貧民有二萬萬人；
9. 以總理之言爲例，證明中國爲大貧小貧之貧民國；

10 對於失業者與貧民之救濟。

六、從各地苛捐雜稅之有增無減以證明人民所受壓榨之深。

1. 以四川省苛捐雜稅爲例，據川代表所調查之苛捐表三則，並列舉「橋亦有捐」「書籍印刷品也要納稅」，由苛捐雜稅所釀成之種種弊端，更筆所難罄；

2. 以廣東江西之苛捐爲例；

3. 舉一僻縣之苛捐爲例；

4. 述辦捐人之毛脚毛手；

5. 廢除苛捐雜稅之下手在節軍政費與廢除中飽。（附政費表稅收表）。

以上六章爲詳述社會之病態

末章則總論救濟之方法

1. 社會病態之責任者爲帝國主義與軍閥等；

2. 社會病態若不能救濟，則必給與共產黨以煽動之機會，資產階級更從而加緊掠奪生產，而國民黨便是以三民主義為基本發展生產事業，節制私人資本，以謀救濟社會之病態；

3. 詳述生產之必要及生產運動之理論；

4. 論三民主義之生產運動必能救濟社會病態；

5. 觀察目前黨與政府是否從事生產運動；

6. 論保育固有生產，使中國之生產事業基礎確立；

7. 論生產方法必須迎頭趕上去採用科學方法；

8. 根據「生產救國」的原則以解決一切問題。

總之：全書意旨，不外歸結於「建設之首要在民生」一語。





## 寫在卷頭

本書是目前社會病態的調查和統計的紀載，而不是什麼「文」和「章」。提起「文章」二個字來，令人要聯想起「八股」——這樣東西——不論舊八股，洋八股，或其他的八股。

我把這本事實的紀載恭恭敬敬貢獻給大家，同時懇切的盼望大家從事實上下一番功夫；離開事實的高談闊論是沒有用的，這種口頭上的好聽只換得民衆說不出的痛苦。飛機不能在空氣以外飛行，革命也不能離開事實而高叫。這種善意的貢獻不曉得能不能打動一部分趨於惡化腐化的人的心靈！

裏邊所說的話，都是老老實實的直說出來，沒有什麼隱諱的地方，我相信這種老老實實直說是我們應取的態度；還有許多心酸的話，也不願多說了！

本書承崇基先生並好多位先生指正，和許多朋友的幫助；在此，謹作一個「總

感謝！

振、十七、十二、二十九日、於南京。

# 目前中國社會的病態

## 目 錄

胡漢民先生題詞

戴季陶先生題詞

劉蘆隱先生序

本書內容提要

寫在卷頭

一 引論.....一

二 出洋人數的激增.....五

三	被殺與流亡的衆多	二二三
四	死亡率的激增	四三二
五	自殺的流行	八三二
六	失業者與貧民的遍佈	一〇七
七	苛捐雜稅的有增無減	一三七
八	目前社會病態的救濟	一七一

## 一 引論

引

我並不是故意要揭出目前社會的病態來暴露黨與政府的弱點；我自信，我這種苦心的搜集是出於善意的，黨與政府如果要醫救這些社會的病態，惟有明白了解這種社會病態的實際情形。

如果我們的官能是健全的，那麼我們眼睛所看到的耳朵所聽到的都是社會病態的現象，人民在這種病態下的生活痛苦到了極點了。再也沒有更確當的形容詞，最確當的形容詞就是「血」和「淚」二個字。現在一般人民的生活，可以說是在「血」和「淚」的生活中。

「知痛苦」是「解決痛苦」的第一步，所以我們必須仔細觀察現在一般人民痛苦的情形，仔細觀察現在一般人民在「血」和「淚」中生活的實際情形；再詳細一點說，就是我們必須要觀察到：

(1)

論

現在國內人民的生活情形怎樣？是安居樂業呢？還是顛沛流離呢？

人民在變亂中所受的痛苦怎樣？被殺了多少？流亡了多少？

現在的人口怎樣？是生產的多呢？還是死亡的多呢？

現在人民對於生存的興趣怎樣？為什麼有許多要自殺呢？趨於自殺的原

因是什麼呢？

現在人民的職業安定嗎？各地的失業者有多少呢？無以謀生將凍餒以

死的貧民有多少呢？人民所痛恨的苛捐雜稅廢除了沒有？捐稅比以前

增加呢？還是減少呢？

我認爲這一種觀察是非常重要的，要是對於這一種觀察還沒有下一番功夫，那麼什麼解除民衆痛苦的話都是廢話了。

革命是爲民衆謀利益的，但是民衆的利益決不是嘴唇皮上的空口嚼白舌，決不是黑筆寫在白紙上的好字面子，更不是老道士所畫的符咒。如果是打算爲民衆謀

利益的，就要估計估計民衆所受的痛苦。因為解除民衆的痛苦是爲民衆謀利益的先決呵！

底下，就是我估計的開始了。





## 二 出洋人數的激增

離鄉背境是「重土安民」的中國人所不願意的，況且宗法社會的信條就是「父母在不遠遊」。所以凡是別離祖國遠涉重洋的華僑都是出於不得已。我們試翻開大清律例二百二十五章內關於人民出洋的規定：

「一切官員軍民人等，如有私自出洋經商，或移住外洋海島者，應照交通反叛律，處斬立決。府縣官員，通同舞弊，或知情不舉者皆斬立決，僅屬失察者免死革職，永不敘用。道員或同品官員失察者，降三級調用。督撫大員失察者，降二級留任。如能於事後拿獲正犯，明正典刑者，皆得免議。」

像這樣嚴重的規定，自然含有政治的意味：不過政府不許人民出洋的態度，顯然可見。在這一種極嚴重的制裁之下，人民還要出洋，大概不外：一、政治上  
的失敗，以外洋爲遁逃藪，如鄭成功之兵敗南渡是；二、生活上的迫逼，竟至被賣

爲仔豬是。

所以，我們可以得到一個原則：中國人民的習慣，社會的信條，和以前政府當局的規定，都不許人民出洋；人民的出洋除政治上的作用外，大多爲着生活上的迫逼。

其次，根據這一個原則來觀察目前的事實。目前出洋人數的特別激增，都可以反證出國內人民生活的困苦，人民在這種困苦的生活中迫不得已而遠離祖國。

彷彿大家是在顛沛流離中呼出一個口號來：『在國內總是弄不好的，還是出洋罷！』

目前出洋人數的激增，有沒有證據呢？

現在試以廣東潮梅方面的情形來作例子。潮梅方面人民因爲「地方不寧生活困苦」，紛紛到南洋去。今將今年一月起至五月份的赴南洋人數，據調查所得，列表如下：

潮梅人民赴南洋的統計表

一、一月份的統計

安南	石叻	暹羅	赴何處		合計
			男	女	
三百五十人	二千九百五十四人	一千五百七十四人			
一百十九人	九百三十二人	七百七十人			
十九人	二百十四人	一百八十四人			
八人	一百十一人	七十六人			
四百九十六人	四千二百一十一人	二千六百零四人			

二、二月份的統計

處何赴 數人 類別		處何赴 數人 類別	
暹羅	六千五百十九人	安南	一千三百零九人
	二千九百四十二人		四百三十一人
	四百三十三人		七十六人
	四百九十三人		七十人
	一萬零三百八十七人		一千八百八十五人
石叻	一萬三千六百八十四人	暹羅	六千五百十九人
	六百七十六人		二千九百四十二人
	二百七十六人		四百三十三人
	八百零四人		四百九十三人
	一萬五千三百四十一人		一萬零三百八十七人

三、四月份的統計(三月份缺)

處何赴 數人 類別		處何赴 數人 類別	
男		男	
女		女	
童		童	
孩		孩	
合		合	
計		計	

暹羅	安南	新加坡
九千七百十六人	四百三十九人	五千九百八十八人
三千零六十八人	三百九十一人	三千六百三十一人
一千一百七十一人	三十三人人	五百三十一人
四百三十一人	三十九人	九百六十九人
一萬零三百二十六人	九百零二人	一萬一千一百五十九人

四、五月份的統計

暹羅	新加坡	何處 類別	
		男	女
二千五百四十六人	三千三百五十九人	二千二百三十六人	七百零二人
一千六百七十一人	三千二百三十六人	七百零二人	一千二百零五人
三百八十八人	七百零二人	七百零二人	一千二百零五人
五百三十七人	一千二百零五人	七百零二人	一千二百零五人
五千二百四十八人	七千三百四十一人	七千三百四十一人	七千三百四十一人
		合計	

五、一、二、四、五各月綜合之統計

安南	一千三百四十八人	七百八十一人	一百零五人	三百六十八人	三千五百六十四人
----	----------	--------	-------	--------	----------

總計	五月	四月	二月	一月	地別	
					暹羅	安南
三萬八千四百零七人	五千一百四十人	一萬零三百二十六人	一萬零三百八十七人	二千六百零四人	暹羅	安南
五千八百四十七人	三千五百六十四人	九百零二人	一千八百七十五人	四百九十六人	安南	石叻
一萬九千五百零二人			一萬五千三百零二人	四千二百一十一人	石叻	新加坡
一萬八千五百人	七千三百四十二人	一萬二千一百零九人			新加坡	總計
七萬三千三百五十六人	一萬五千零四十五人	三萬三千三百八十七人	三萬七千六百十三人	七千三百一十一人	總計	

從以上各表的統計，可以曉得今年潮梅方面一月間赴南洋的七千三百十一人，二月間二萬七千六百十三人，三月間無可考，四月間二萬二千三百八十七人，五月間一萬五千零四十五人，一二四五各月合計共七萬三千三百五十六人。這是單單就潮梅一地而言，這個數目，不能算少了。我們假使根據這個潮梅一地的情形，更推算到：全廣東赴南洋的人數，全中國赴南洋的人數，全廣東全中國赴各國謀生的人數，這個數目一定很可驚的了。

不過，以上這種統計，祇算到出洋人數，沒有算到進口人數；如果出洋人數多而進口人數亦多，那麼這是交通的發達，而並不是社會的病態。所以，進一步，我們要考察進出口的人數了。

今以香港方面四月份搭客進出的人數比較爲例子。

據四月份入口人數的統計：



據四月份出口人數的統計：

船 別	入 口 人 數
大 洋 船	四 萬 八 千 四 百 七 十 三 人
內 河 船	十 萬 二 千 四 百 十 九 人
渡 艇	七 千 七 百 四 十 三 人
總 計	十 五 萬 八 千 六 百 三 十 五 人

船 別	出 口 人 數
大 洋 船	五 萬 七 千 八 百 七 十 五 人
內 洋 船	十 一 萬 零 九 百 零 五 人
渡 艇	七 千 三 百 十 六 人

總計	十七萬六千零九十六人
----	------------

照以上進出口的人數算起來，四月份的入口人數計十五萬八千六百三十五人，出口人數計十七萬六千零九十六人，出入口人數相抵，出口者較多一萬七千四百六十一人。這一個出過於入的數目，總算不小了。

今再以香港方面七月份搭客進出的人數比較來做一個例子。

據七月份入口人數的統計：

船別	入口人數
大洋船	四萬七千八百三十五人
內河輪船	七萬四千五百七十四人
渡船與小輪	四千六百四十三人

據七月份出口人數的統計：

總計	十二萬八千零五十二人
----	------------

船 別	出 口 人 數
大 洋 船	五萬一千四百七十七人
內 河 輪 船	八萬六千二百五十二人
渡 船 與 小 輪	五千二百四十八人
總 計	十四萬二千九百七十七人

照以上出入口的人數算起來，七月份的進口人數計十二萬八千零五十二人，出口人數計十四萬二千九百七十七人，出入口人數相抵，出口人數較多一萬五千九百十八人。這個出過於入的統計，更可以證實了。

以上是就中國進出口所得的統計，其次，試就南洋的進出口加以觀察，今以新加坡爲例子。新加坡方面關於中國人進出的統計：

一、自中國抵新加坡的人數：

今年一月至三月計十萬零二千四百十二人，四月份計二萬三千六百十七人；一二三四各月合計十三萬六千零二十九人。

二、自新加坡回中國的人數：

今年一月至三月計二萬八千零七十六人，四月份一萬零八百五十七人，合計共三萬八千九百三十二人。

三、自中國到新加坡的和自新加坡回國的比較起來，到新加坡的多九萬七千零八十七人。

可知中國人到新加坡的和離開新加坡回國的要多幾倍呢！其實，不但是新加坡，就是其他荷屬英屬各地也都有華僑增多的現象，據十一

月間「國際社」所報告，中國華僑到東印度的日見增多，就今年一年論，入境華人總數，即較去年增加百分之三十；統計各國僑民到荷屬東印度的，以中國人佔百分之七十。就一九一四年底的九千八百人，在一九二七年年底則已增至一萬四千人，可見僑民的日漸增多了。大概這些到東印度的僑民都是為謀職業的，在事先接洽好才去的。

從以上這許多統計裏，可以找出：第一、以潮梅為例子，曉得中國出洋人數的衆多；第二、以香港進口人數為例子，證明出口人數超於進口人數；第三、以新加坡進出口人數和荷屬東印度為例子，證明從中國到新加坡和到荷屬東印度的多，從新加坡回國的少。

因此，我們可以根據這許多統計裏的事實，可以反證出國內人民生活的情形：就是國內人民生活不安寧，大家迫不得已，都有出外謀生的趨勢。我近來碰到幾個朋友，這幾個朋友唱起「到南洋去」「到南洋去」的調子，我起初以為這是奇怪

的調子，現在才曉得這一個呼聲是代表一般的呼聲。

華僑的出國謀生是出於迫不得已，而出國以後在異地所受的痛苦更非言語所能形容的。如「華僑協會南洋柔佛支會敬告僑胞宣言」上所敘述的：

「……我們南渡這二千餘里的航程，大都是爲着「衣、食、住」的問題而來的。近以我國人民，屢經兵燹及共黨的殘虐，來南洋的日見其多；又碰着南洋的樹膠跌落，商業艱難；況且初到的僑胞，人地兩疎，無業可作，口腹奈何？不得已而流爲乞丐的，日多一日！供給的人們，亦厭其多而難以應付！於是弱的難免作道路的餓殍！強的（？）有的自縊投河！有的挺而走險！試閱報章，盜案日總數則；而作盜犯科，多屬華人，不能諱言的。唉！盜賊，不是生而爲盜賊的，是爲環境迫而走險的！不然，誰甘身陷繯綫而受肉刑之苦呢？管子說：「倉廩實而後知禮節，衣食足而後知榮辱。」我僑胞既爲衣食而來，而不得衣食之計；終至流爲乞丐盜賊，餓殍殘殺；國體人

道，皆屬攸關。……

——見華僑之路五期——

華僑因為在國內受苦迫不得已而出國，而出了國外還是受苦，或者受苦更深。大概歐美各國人民遠渡重洋，目的在經濟侵略；中國人的流落外洋，多出於迫不得已。所以一樣是僑民，在歐美人就要變成統治者，在中國人就變成被治者的奴隸或仔豬。所以，中國人出外謀生的衆多，就是中國國內社會混亂生活艱難的反映，也就可以看得出這是目前中國社會病態的證據。

不過，我要認清一點：不要以為人民出洋謀生完全是不好的現象，人民出洋謀生是證明國內生活的不安定，這是不好的現象；但是離開這個不安定的國內去謀海外的新生活，未嘗對於國內經濟沒有補助，這就是好的現象了。譬如華僑在海外經營事業，常以所獲餘利寄回祖國，可以補助國內經濟的貧乏。在前清末年時有西人估計海外華僑每年寄回祖國之款，合一萬三千萬元之譜；近年據日本橫濱正金

銀行就各國華僑寄款回國數目加以調查，知民國十四年份華僑寄回祖國之款不下一萬六千萬元。最近，濟案發生，華僑愛國心異常熱烈，寄回大批的款子以爲援助慘案的後盾，據國府財政部的報告，自六月一日起至九日止，共收到華僑捐款，計洋一百三十五萬六千九百五十九元四角四分。又據中央財務委員會報告，自六月九日起至二十八日止，經收國幣，共計四十三萬九千六百八十九元九角九分，銀兩共計十九萬二千零九十五兩五錢，盾幣共計八百十七盾五方；又第二次報告，自六月二十九日起至七月七日止，共收得銀二萬四千三百四十八兩三錢九分，國幣洋三十二萬四千八百七十九元四角四分，法郎二萬法郎，香港洋一萬零二百一十元九角九分；以上總共收到約計國幣洋二百五十萬有奇。可見華僑之能急國難的熱誠了。這種熱誠的激起，還是由於他們在國內生活不安定出國謀生感受種種痛苦而來的。

所以我們可以從目前出洋人數激增中看出中國社會的病態，但是這種病態不是



由「禁止人民出洋」可以醫治的，好像生了瘡不是用紙來貼住了瘡口可以算醫好的。我們現在只有注意於國內人民生活之安定，只要國內人民的生活安定了，那麼出洋人數再增加些也沒有什麼關係。因為在國內人民生活安定的時候大家去出洋，是為着發展生產而出洋，並不是為着迫不得已而出洋。

目前，除了一般人民出洋謀生的激增外，還有三件事顯現在我們的面前：

- 一、是要人的放洋考察多；
- 二、青年的出洋留學多。

為什麼要人都要放洋呢？大概政治的爭鬥，有一方成功不免有一方要失敗，失敗者只好乘着船到海闊天空的海外去，以免受勝利者的氣炎；這是要人放洋的一因。其次，政治的腐敗，引起潔身自好者的離開現狀的決心，以免與惡化腐化者同流合污；這是要人放洋考察的又一因。我彷彿聽見某要人說過：「中央現在有人負責了，正好讓我也去出洋，可以輪流考察考察。」其實這種話實在不應該說

的，因為考察是應事實上的需要，不應該作為應付政爭的一個手段。如果一個個輪流考察，試問國家那裏有這許多民脂民膏來供給呢？所以我們熱誠地希望一般要人極力維護黨政的基礎，不要有假借放洋考察的事實發現。

青年爲什麼都要出洋留學呢？本來青年的讀書與政治上的治亂很有關係。有許多拋開了書本子從事黨政活動的人，覺得現在無可致力，於是大家不期然而然呼出了「出洋留學」的口號。本來出洋留學並不是壞事；但是以不得志而出洋留學，這就不是好的現象。好像民元時候，政權多半爲老官僚搶去，有許多不滿意現狀的青年，不約而同都出洋留學了。所以我根據一般青年高唱出洋留學的背景，可以說是不好的現象；同時，有許多青年出洋留學也並不是真真讀書，不過是過過「洋洋乎」的生活而已。往往報紙上載着：「某某同志，曾任……：政治部主任，……：黨務委員，茲定於……月……日放洋，他日學成歸國，必可以効勞黨國也！」我看了這些消息，總覺得有點難過の意味。

總之，要人的多放洋考察，青年的多出洋留學，都是不好的現象，都是國內政治上社會上病態的反映；這種現象和一般人民出洋謀生激增是一樣的；只要國內的生活安定了，政治安定了，就不會發生這種毛病。

附註：潮梅出洋人數及香港進出口人數均見於香港報，如循環日報等。



桂東	汝城	資興	郴縣	安仁	永興	酃縣	宜章	耒陽
毛澤東等	李湘民 范大徵 毛澤東	朱德毛 澤東等	朱德毛 澤東李 才佳等	毛澤東等	朱德尹子 韶劉木許 玉山等	毛澤東江 自清袁文 才朱德等	陽子達 朱德等	朱德劉泰 徐鶴等
二月餘	二月餘	三十餘日	七十餘日	二月餘	五十餘日	二月餘	二月餘	四十餘日
百餘棟	一千八百七	三千餘棟	數萬棟	一千二百四十餘棟		三千餘棟	一千餘棟	二萬餘棟
		八百萬零六百萬零	五萬餘	千餘名	千數百村	萬餘名	五千餘名	五萬餘名
萬餘名		六百萬零	十萬餘	一千四百餘	二萬餘	萬餘名	二萬餘名	二十餘萬
	八十三萬 五千二百 六十餘元	千餘萬	數千萬	三千萬元	數千萬	百餘萬	九百萬元	六千餘萬元
		五千畝		二千四百餘畝	五千萬		七分之一	一萬畝

江華	衡陽	藍山	陽明	新田	醴陵	寧遠	茶陵	平江	桂陽
周文 陳光保	鄒德高 曾杏園	陳光保	周文	陳光保 周文	謝擒 虎等	唐森 周文	毛澤東	羅納川 余本健 傅定興	朱德周 文等
		六 月					四十餘日	二 月 餘	二 月 餘
九百二十	五百七十	一千二百	千餘村	一千二百	萬餘棟	二百餘村	九百七十	數千棟	三千八百
三十六名	十一名	一百餘名	一千餘名	一千零四	數千名	四千餘名	二百餘名	萬餘名	萬餘名
		二千餘名	二萬餘名	二百四		千餘萬	一千四	十餘萬	數 萬
餘萬	三百二十六	十餘萬	三千餘萬	八萬餘	數百萬	千數百萬	千 萬	千餘萬	百餘萬
		六千餘畝	大半荒廢	六千餘畝			六百二十畝		

祁陽	周文	月	餘	二百一十	二千餘名	一百二十	五千餘萬
瀘溪		月	餘	五棟	十六名	餘萬	
		月	餘	一百餘棟			二百餘萬

上表，不過是湘南一隅的調查，從這個一隅的調查裏可以曉得人民在共匪蹂躪之下被殺及流亡之多了。

說到共禍，口頭上總提到「兩湖」「兩廣」，兩湖方面以湘南一隅被殺流亡一百餘萬為例，在兩廣方面就拿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在廣州市所發生的空前的大暴動來做例子吧！關於廣州市暴動前後被殺流亡的數目無從曉得，不過也可以在事後從間接的事實裏推算出來。譬如十七年春三月間廣州市關於共禍的籌賑總處，為「關心民膜」，特派出調查員，分別到全市各被災區域調查在暴動時期許多房子被焚被毀後之建復情形，據調查後簡略的報告：

一區段內焚去店戶五十八間，已建復者二間，尚餘五十六間未建；

二區分署段內焚去店戶二百三十七間，已建復者三十六間，尙餘二百零一間未建；

五區正署段內焚去店戶五百八十四間，已建復八十四間，尙餘五百間未建；

五區一分署段內焚去店戶五十七間，已建六間，尙餘五十一間未建；

總計：被焚店戶共九百三十六間，已建復共一百二十八間，未建復者八百零八間。

我們也不去管其他的統計，單算一區，二區分署，五區正署，五區一分署幾個段落統算被燒被毀的房子共九百三十六間在都市上一間房子住十幾個人也不算希奇，如果是一個店家的門面那麼幾十個人也是常有的，現在就平均算他十個人，那麼這九百三十六間房下所覆庇的九千三百六十人豈不是都要被殺或流亡呢？

就廣東全省而論，燒殺最利害的要算海陸豐等地。現在借用鄧彥華函述海陸豐慘狀的信以見一般：



炳文兄鑒：

共匪遺害海陸豐，弟未親臨，時以爲告者過，卽陳軍長亦以爲然。及過稔山後，初到鵝埠土城，繼至赤石，親見屋宇牆壁盡成紅色，田盡荒蕪。頃已又二月初旬，尙未將坭犁播，翻種更無論矣！農民回鄉，走百數十里，借耕牛農具而不可得，真可謂有田無人耕，有屋無人住，屋多破爛，比之歷次兵燹者皆不及此次殘破！弟來東江共四次，計以此次爲最難受！到海豐後，所見約略相同，但秩序已回復；但所聞子殺其父弟殺其兄之事，慘不忍聞而已！孟子所謂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共匪如此滅絕人倫，而謂其能成事，吾不信也。弟現留海豐，預計一月內可使海陸豐民衆安定，二月後將土匪漸次肅清，三月後回復熙攘狀態，可爲足下預告者也。足下近况如何，希示知！手此卽請大安。

彥華、四月二日

我們可以從這一封信裏見得海陸豐共禍慘狀的一般。自然，這一種描寫不能算深刻，因寫信者的本身還不是身歷其境的人，最多不過表示出悲天憫人的氣象罷了。惟有在這一種災劫之下的人民所直叫出來的慘痛哀號，才是真正的血淚呼聲，真是令人要悽然淚下！

今略舉有關於匪禍的文件如下：

一、惠來葵譚慘禍籌賑會方靜山等於今年三月十六日向粵當局呈請賑恤文述惠來之匪禍情形：

「……………慘於本年舊歷元月二十一日，萬惡共產黨魔王彭湃等，糾集各地農匪數千人，暨廣州共產軍教導團七八百人，四面包圍。葵譚黨軍與民衆死力抵禦，血戰一晝夜，因衆寡不敵，子彈用盡，請給困難，又無援軍，竟於次日三十二早被陷。當其時，民衆冒險衝鋒拚命逃出者，除死於槍林彈雨中數千人，其餘老弱婦女，逃避不及，慘遭擄掠者，復有數百人；其死於槍彈

者不計外，而慘遭擄掠者，任其屠殺焚劫！其殘酷手段，為開闢以來所未聞！慘哉！民何辜？受此奇禍！當其破陷之時，民衆拚命逃生者，携男帶女，啼哭哀慘之聲，耳不忍聞！父母妻子兄弟不能相保，實為亘古未有之慘禍！至於祠宇房屋舖店衣物傢私均遭焚燬一空，全市變為瓦礫場。統計被焚房屋五十餘間，老邁不能走出之人，在家焚死，又不知若干，……

又據新中國報當時對於惠來被禍的調查：

「……惠來縣城廂內外住民共六千二百五十八戶，人口共四萬四千五百八十六丁，商店共九百二十六間。在本年三月九日被禍，計共被焚商店八百五十二間，被毀四十二間，合共八百九十四間，被焚住屋九百九十一間，祖祠三百四十二座，被殺民衆男婦老幼共四百二十六人，（各區鄉村不在此內）計全城損失約一千零五十三萬五千八百元（各廂不在此內）。現在祇恢復商店

及其生理者三十餘間。回籍難民，計由潮汕回者，一萬六千二百五十人，無屋居住，暨寄居各區鄉村者，二萬八千零二十人……

……生活狀況實極淒涼，不免有十餐九餓之慨！……」

二、陸豐碣石難民代表陳竹樵等於今年四月二十一日陳陸豐碣石共禍及善後……

「竊碣石慘遭共禍，屠殺至三千餘命，焚搶數千萬資，地成焦土，人盡流離，海陸豐慘禍之鉅，委以碣石區爲最也！現在海陸豐雖有大軍剿辦，而碣石迄未辦及，地方仍爲共匪淵藪，屠殺之事日無間斷。難民等刀下餘生，流亡到汕，又皆隻身逃難，舉目無親，寄生艱難，欲歸不得，冤慘至是已達極點！……」

三、樂昌縣坪石警察第二區署長林鐘呈報坪石被匪焚殺詳情：

「……共匪首領王楷（卽朱德）糾集匪黨及工農痞徒，約二千餘人，於一月十三日分三路攻坪。當進街時始則肆行擄搶，繼則兩頭放火，焚燒商店五十

三家，傷斃良民數十名……  
 ……又於二月十日復攻坪，大書王農革命軍旗幟，第一師長朱德，黨代表陳毅，第一集長胡鰲（即胡紹海）黨代表龔楚，統帶匪徒三千餘人，由舊路進攻，三面圍阻，槍聲連綿，逢人便擊，嚇迫市民向河奔逃，被其擊死溺死者又百餘人，號哭震天，屍積滿河。次日焚燒商店，小商貧民跪求邀免，尤焚燬大店四家，迄三日午後方向湘南宜邾一帶退去。生靈何辜，慘遭荼毒！無如天未厭亂，民難未滿，一二次之禍患未了，而三次又來。宜章匪首胡鰲虺蛇爲心，召集舊日黨羽楊子達吳泗來李亞全等於二月二十日率帶近地農匪土賊，共二千餘人，三次攻坪。前則以持槍匪兵蜂湧而進，後面以執刀匪賊殺人放火，繼則兩次殘餘什物，擄如水洗，焚餘小店住家片成焦土！……此次焚燒商店，鋪屋一百七十八家，慘殺民命二百餘人，其擄去銀物又損失財產約在數百萬以上。以至昔日之大好華市，變成焦土；今日之無辜良民，橫被摧殘

；各店之貨積堆如山，悉付烏有！異鄉遠地之商民奔逃遑遑，妻離子散，迄未獲歸路，老死少夭，率飽腹於豺狼；滿市蕭條，盡皆淒涼之境；鬼哭神號，到處驚人之魂！傷心慘目，更孰甚此！……

四、瓊崖留省同鄉請愿討共大會代表邢國福等述瓊崖共禍情形：

「……瓊崖自清黨以還，共產黨徒誘惑農工，勾結土匪，奸淫劫掠，無所不爲；致瓊山文昌瓊東樂會萬寧陵水等縣，屍骸遍地，灰燼遍地；近則愈鬧愈兇，日甚一日；更在陵水縣城組織瓊崖蘇維埃政府，而且各縣之市鎮鄉村，均有市鎮鄉村蘇維埃政府之說，行公妻公產，殺父戮兄，鋤平田界，勒燒契約，青年婦女輪流姦淫，老婦幼童驅放步哨，壯年男子迫上戰線，喝令衝鋒，不准退縮。故自清黨以至今日，爲時不過十閱月，然死於共黨槍刀之下者約計五六萬人，屋宇之被共黨焚燒者亦二三十萬間。駐軍單薄，守尙不足，勦更無能

。致瓊崖被禍之慘，較海陸豐而尤甚！」

以上文件裏所述的共禍，不過是一個大概。至於在這種共匪慘劫之下，流離失所的人民，所受的痛苦，當然是很深的。例如海陸豐與潮汕地方的人民因避難到港的，以生活難於支撐有發賣子女的事，據新中國報四月二日所記：

「海陸豐與潮汕地方，因歷經共產黨迭次蹂躪，死傷人民不少。其避難來港者，不下三萬餘人，間中或有因衣食住問題難以支撐，將其子女出售與人以維持其生活者。詎此事傳出，本港上下環居民紛向深水埔香港仔筲箕灣等處難民，求買子女；一般避難居民，遂在香港仔及各處地面繁盛市場，懸貼佈告，證明此事係屬訛傳。略云：「香港仔全體海陸豐潮州汕尾等處避難居民，前因被共產黨蹂躪；乘漁船來港，以圖躲避。詎近日有等神經過敏者流，謂民等有子女出賣，用麻包裝載，估價出售，每斤實銀四毫，致引動港中婦女，羣來搜買，民等不勝騷擾，遂出佈告，請勿誤會！」民等縱受饑餓以死，亦不行

此慘無人道之舉；况買賣人口，亦爲本港政府所例禁。特此通告，尙希垂察焉！ 香港仔全體避難居民謹啓」

這般難民所說「縱受饑餓以死不行此慘無人道之舉」的話是非常沉痛的。不過，我們相信難民的買賣子女是一定有的，不過總不至像「用麻包裝載每斤實銀四毫」的這樣露骨；等到後來「港中婦女羣來搜買」，難民的全體才「不勝騷擾」，而這個佈告就是應付這種「騷擾」的。我們替這般難民想想看，他們犯了什麼大罪才使他們毀家滅室流離失所，還要使他們骨肉離散呢？我想稍具有人的同情心的，總要爲着他們掬一把傷心的眼淚吧！

還有，我在湖南報上看見一個關於匪劫後難女投水而死的消息。難女陳英泛是瀏陽產，家被匪劫，流落於長河之龍喜鄉，月餘無地棲止，就投水而死。並遺書於地方父老，該遺書見湘報六月二十一日所載：

「龍喜鄉各父老台鑒：



英本係瀏陽南鄉人，身遭不幸，家被匪搶一空，因無計圖生，來此投親未遇，計飄流不覺一月矣！然一身無處為宿，而今不得不出此下策，自投水死！望各父老大發慈心，報團以收屍骸，則感九泉矣！

難女陳英泛泣啓

像這一種流亡無處可歸的人，不得已走到死的路上，真正令人傷心！我相信像這一種流亡投水而死的人一定很不少的！

其次，我們也要計算到：在共產黨殺人放火的手段下死的人固然不少，同時共產黨要殺人放火而自身被拘被殺的也不少。共產黨捧了一塊第三國際的靈牌，恨不得殺盡中國人，簡直忘了大家都是人，而且忘了大家都是中國人；但是我們覺得共產黨的被殺，立在「人」的立場上，立在「同胞」的立場上，覺得也是不忍的。這般共產黨固然有「作惡多端」的罪惡，而國家社會負責任的人也有「不教而誅」的責任。這些被殺被拘的共產黨未始不可做有為的青年，只可惜走錯了路子，正所謂

「一失足成千古恨」。所以這些被殺、被拘的共產份子也值得我們去估計一下。據今年共產黨濟難會方面的調查，從去年清黨時起至年終，各省方面被殺被拘禁的約計七萬人。據他們說是共產黨和良民都統計在內，其實這些被殺的良民當然不免是跟着共產黨跑的「共產黨良民」，良其所良，非我之所謂良也。茲據其調查所得各省被殺被囚之人數如下：

省 別	死 亡 人 數	囚 禁 人 數
江 蘇	一千八百三十六人	五千六百五十七人
浙 江	九百三十一人	一千八百另五人
福 建	一千三百另五人	五百六十九人
廣 東	七千八百九十六人	七千六百五十三人

廣 西	五百一十一人	四百一十一人
湖 南	二萬一千三百五十三人	二萬一千三百五十三人
江 西	五百十三人	四百三十五人
安 徽	二百人	三百二十五人
四 川	一千二百人	二千五百人
貴 州	七十人	二百人
雲 南	一百二十人	三百人
山 東	三百五十人	五百人
河 南	四百五十人	七百三十三人
河 北	二百七十六人	九百四十五人

山西	五十人	五百三十一人
甘肅	六十五人	四百二十三人
陝西	二百人	五十人
總計	三萬七千九百八十一人	三萬二千四百十六人

在這個七萬人中，當然有不少盲從盲動被殺的人，和被人誣告冤殺的人，這是令人非常痛心的！還有許多改頭換面混進本黨裏的舊軍閥，借着一殺共產黨」的名目來仇殺本黨同志，那是更可痛心了！總之，殺是最不人道的事，除了萬惡不俊的共匪該殺外，其餘都應該用感化教導的方法。現在這個時候，少種一分殺因，就是將來少收幾分殺果。在殺氣騰騰的中國裏，殺來殺去儘是中國人，真是可怕的險象！

像這一種可怕的險象絕對不能夠任其延長下去的，我們總要設法挽救這種險象

。而根本的挽救是在革命出發點的更變。共產黨革命的出發點是「恨」字，因為預先戴上了「恨」的顏色眼片，便覺得世界上一切的制度一切的文物一切的人都應該毀滅的，這可以在他們殺人放火的事實裏完全證實。這二三年來，共產黨在中國和平的農村裏滲進了恐怖的色彩，把中國人固有的和平性格毀棄了，大家扳着惡狠狠的面孔，懷着毒蛇一樣的心腸，以殘殺為快舉，以侵佔為道德，他們踏着被殘殺的人民所流成的血跡向前進，來搶劫被殘殺的人民所遺下的財產：這就是他們「恨」的革命的實際情形。我們為挽救這種恐怖的色彩起見，必須恢復我們固有的和平精神，必須以愛的出發點來戰勝恨的出發點！必須以愛的革命來代替恨的革命！

其實共產黨也是一個人，中國共產黨也是一個中國人，無謂他們的態度如何激烈，他們的手段如何毒辣，我們只要仔細體察一下，就可以曉得這種激烈這種毒辣是出於假裝的，而是根本違反人的本性的。有一位湖南的先生告訴我關於湖南共產黨猖獗的一段事實，說：『我們鄉間有一個共產黨員，殘暴不仁到了極點了，這

一回村上人把他捉住了，就處以「分屍」的極刑，可見村人恨他入骨一樣！至於痛恨他的原因，就因為他曾經殺掉他的父親殺掉他的母親，號召於全村，說是：「革命就要從我的父母革起！」他這種號召就掀動了全村的「子殺其父弟殺其兄」的大混亂。但是這一個罪魁禍首的共產黨員被殺以後，據調查的結果，他並沒有殺掉他的父親母親，以前號召於衆而被殺的老頭子老太婆是出了錢買來的叫化子叫化婆呵！」從這個事實裏我們可以看出來，舊禮教固然有許多是假的，而共產黨這種殘殺也是假的。古代的「禮部大臣」把人民壓得服服貼貼來買得「聖明天子」的歡心，現在的共產黨就是多砍幾個頭顱多流幾堆血多燒幾間房子來換得革命的美名。這種假面具完全是違反人的本性的。兒子對於父母，縱不以孝為絕對的真理，難道以忤逆為絕對的真理嗎？以殘殺為絕對的真理嗎？像共產黨這種以殘殺來換取革命的美名，我絕對不承認的，我認為這不過是土匪的行爲！這種土匪的行爲將來一定會消滅的！

附註：湖南二十餘縣匪災統計見湖南省政府之公報，並述「災情概況」，不及詳錄了。這個統計並見於湖南民國日報。十六年冬廣州共匪暴動後被劫房子調查數見於三月間循環日報。共產黨濟難會之調查，轉見於字林報。

#### 四 死亡率激增

中國人的生產率很高，同時死亡率也是很高，如果兩者相抵，成爲正比例，也還可以說『對銷』；而現在死亡率特別高於生產率，這就可以顯然證明社會的病態了。

說到世界上的平均年齡，英國是五十八歲，美國五十三歲，日本四十三歲，丹麥三十六歲，印度二十三歲，中國則爲三十歲。拿死亡率來比較呢，各國每千人中約十人至十二人之間，而中國則在三十人之間。如果以每萬人計算，當爲三百人之數；照這樣計算，四萬萬人中死到六百萬之多。拿嬰孩的死亡率來比較，各國每千人中死六十九人，而中國每百人中死五十人，江北人竟死至七十五人；這是由於中國人不講衛生的緣故。

不過目前中國死亡率的特別高於生產率，不僅由於不講衛生，實由於社會之不



安甯，常常有種種變動發生。試檢查十七年五六七各月廣州市市政府方面關於市民的生產與死亡的報告，以一週為單位，將各週之報告列表統計如下：

廣州市市民出生與死亡之比較表

一週所佔 之月日	出生者		死亡者		出生者與死亡者之比較		
	男	女	男	女			
五月二日至 六月二日止	二十七人	十三人	四十四人	一百廿三人	五十六人	一百六十九人	死亡者較多 一百二十九人
六月二日至 六月九日止	三十六人	三十二人	六十八人	九十八人	六十六人	一百六十四人	死亡者較多 九十六人
六月九日至 六月十六日	四十八人	五十二人	一百人	一百三十人	五十人	一百卅人	死亡者較多 七十人
六月十六日至 六月廿二日止	六十七人	四十六人	一百一十三人	八十四人	五十人	一百三十四人	死亡者較多 二十一人
六月廿二日至 六月三十日止	五十五人	六十三人	一百一十八人	一百六十六人	七十三人	一百八十九人	死亡者較多 七十一人

七月七日至	六十人	四十四人	一百零四人	九十六人	七十九人	一百七十五人	死亡者較多
七月六日至	八十一人	八十九人	一百零七人	二百零七人	七十一人	二百七十六人	死亡者較多
七月五日至	一百三十一人	七十三人	二百九十四人	二百三十八人	七十六人	二百三十二人	死亡者較多
八月四日止							十八人

注：這種材料，很難找尋，其中有缺少的地方，沒有方法補進去了。

上表共計八個週數，佔五十六日，這五十六日中；出生者，男子的總數為四百九十五人，女的總數為四百十二人，男女共同的出生總數為九百零七人；死亡者，男子的總數為八百七十人，女子的總數為五百二十一人，男女共同的出生總數為一千三百九十一人。再把這個五十六天中的出生的總數九百零七人和死亡的總數一千三百九十一人比較起來，那麼死亡者要比出生者多四百八十四人。照此算來，廣州市的死亡率特別高於生產率，極為顯然。

以上這個統計，以週言祇有八週，以日言祇有五十六日，當然不能斷然說廣州

市的死亡率高於生產率，所以我們還須觀察觀察其他週中死亡者與生產者之比，現更選自八月至十一月中之數週以為例：

八月四日至十一日廣州市民生死調查表

出生別	出生數	死亡別	死亡數
男	一百二十人	男	一百十二人
女	一百三十三人	女	七十八人
		男 嬰	五十一人
		女 孩	六十六人
合計	共二百五十三人	合計男 女 嬰 孩	共三百零七人

本來出生的男女二百五十三人，而死亡的男女祇有一百九十人；但是另有死亡嬰孩一百十七人，而凡是出生的男女亦屬於嬰孩；所以合男女嬰孩之死亡者與出生

者相較，死亡者仍較多五十四人。

八月二十五日至九月廣州市民生死調查表

出生別	出生數	死亡別	死亡數
男	一百十五人	男	一百零八人
女	一百零三人	女	五十一人
		男 嬰	三十七人
		女 嬰	七十三人
合計	共二百十三人	合計男	共二百六十八人
男女		女 嬰孩	

出生男女二百十三人，而死亡男女嬰孩共二百六十八人，死亡者較多五十五人

再以九月中中的週數來觀察一下。

九月一日至八日廣州市民生死調查表

出生別	出生數	死亡別	死亡數
男	一百二十八人	男	一百三十人
女	一百零二人	女	八十八人
		男嬰	三十二人
		女孩	七十五人
合計	共二百三十人	合計男	共三百二十七人
男女		女嬰孩	

拿死亡者與出生者比較，死亡者較多九十七人。

九月十五日至二十一日廣州市民生死調查表

出生別	出生數	死亡別	死亡數
男	一百二十五人	男	一百十六人
女	八十四人	女	五十四人
		男 嬰	五十六人
		女 孩	五十九人
合計	共二百十三人	合計男 女 嬰 孩	共二百八十五人

拿死亡者與出生者比較，死亡者較多七十二人。

其次，再拿十一月中的週數來觀察一下。

十二月十日至十七日廣州市民生死調查表

出生別	出生數	死亡別	死亡數
男	九十七人	男	一百零二人
女	八十六人	女	四十八人
		男嬰	二十九人
		女孩	五十三人
合計	共一百八十三人	合計男	共二百三十二人
男女		女嬰孩	

拿死亡者與生產者比，死亡者較多四十九人。

十一月十七日至二十四日廣州市民生死調查詳細表

死 亡 人 數 表		原 因	類 別	人 數
病 死	男 成 人	病 死	男 成 人	一百十二人
病 死	女 成 人	病 死	女 成 人	七十八人
病 死	成 人	腸 熱 症	成 人	三人
病 死	成 人	痢 症	成 人	一人
病 死	成 人	白 喉 病	成 人	一人
病 死	男 嬰 兒	病 死	男 嬰 兒	三十四人
病 死	女 嬰 兒	病 死	女 嬰 兒	六十八人



共計 死亡人數三百九十七人

出生人數表

男 嬰 兒	一百二十九人
-------	--------

女 嬰 兒	一百十人
-------	------

共計 出生二百三十九人

一週比較減少人口四十八人

上面，從八月起算到十一月，舉幾個代表週，而每週總是死亡者超過於生產者，計所舉共六週減少人口共三百七十五人，平均每週減少六十七人強。據廣州市公安局實地調查廣州市的戶口人口數，為：

戶口數	十七萬六千四百二十六家
男子數	四十七萬四千〇七十四人
女子數	三十三萬七千六百八十七人
男女合計	八十一萬一千七百六十一人

如果以每週減少六十七人計，那麼這八十一萬一千七百六十一人要在二萬二千一百十五週以後要絕滅盡了，一年以五十二週計，那麼在二百三十三年以後要絕滅盡了；這一個推算自然是很笨的推算，事實上決不如此，但是照這種死亡率一直下去，恐怕人口的前途是非常危險的！我總疑心這種統計有什麼錯誤的地方，大概死了一個人大家總曉得的，而新生小孩子的人家不見得如何張揚，所以調查起來比較困難，這或許死亡者特別多於生產者的一個原因。如果不幸而這種調查完全確

實的，我們真有無限的擔憂呢！

其次，試考首都——南京方面，關於生死的統計，從十七年一月份起算到現在為止。據南京特別市市政府公安局衛生處的調查，其報告如下：

一、一月份的報告——

1. 出生者，共男女五十八人；

2. 死亡者，男一百五十二人，女一百三十七人，男女共二百八十九人，其中：

東區，五十三人；

南區，六十五人；

西區，二十七人；

北區，二十七人；

中區，七十三人；

下關區，四十四人。

二、二月份的報告——

1. 出生者，共男女七十人；

2. 死亡者，男一百八十二人，女一百二十七人，共男女三百零九人，其中

：

東區、八十八人，

南區、九十七人，

西區、三十二人，

北區、二十八人，

中區、五十二人，

下關區、三十二人。

三、三月份的報告——

1. 出生者，共男女七十五人；

2. 死亡者，男一百三十六人，女一百三十人，共男女二百六十六人，其中

：

東區、五十八人，

西區、四十三人，

中區、三十八人，

下關區、二十二。

又，死症之屬於肺炎者最多，全數五十人，竟達總死亡數之五分之一。

#### 四、四月份的報告——

1. 出生者，共男女六十四人；

2. 死亡者，男一百七十人，女一百三十五人，共男女三百零五人，其中：

東區、五十五人，

南區、九十八人，  
西區、四十五人，  
北區、二十八人，  
中區、五十五人，  
下關區、十七人。

又，其中患肺病死者六十四人，死於猩紅熱者七人。

五、五月份的報告——

1. 出生者，男三十人，女二十人，共男女五十人；

2. 死亡者，男一百六十三人，女一百二十六人，共男女二百八十九人，其中：

東區、五十七人，  
南區、七十五人，

西區、三十九人、

北區、二十六人、

中區、七十一人、

下關區、二十一人。

又，其中患肺炎者達五分之一，共五十四人。

六、六月份的報告——

1. 出生者，共男女三十九人；

2. 死亡者，男一百八十五人，女一百四十九人，共男女三百三十四人，其

中：

東區、五十七人、

南區、九十二人、

北區、四十人、

中區、八十二人，

下關區、十人。

又，其中染肺炎及肺結核而死者八十人，佔總數四分之一弱，患真性瘡痘（即天喜）而死者十三人，猩紅熱四人，白喉一人，霍亂三人，赤痢四人，傷寒二十人。

### 七、七月份的報告——

1. 出生者，共男女六十六人，其中：

東區、男十二人女八人，

南區、男九人女二人，

西區、男五人女三人，

北區、男十人女三人，

中區男五人，



下關男女各四人；

2. 死亡者，男二百零五人，女一百七十八人，共男女三百八十三人，其中

：

東區、五十人，

南區、九十二人，

西區、九十九人，

北區、四十人，

中區、八十二人，

下關區二十人。

又，其中死於肺病者一百四十五人，幾達全數三分之一，又死於神經病者四人，霍亂二人，猩紅熱四人，痘症十三人，難產七人。

八、八月份的報告——

1. 出生者，共男女一百三十五人；

2. 死亡者，男二百四十八人，女二百零五人，共男女四百五十三人。

九、九月份的報告——

1. 出生者，共男女一百五十五人；

2. 死亡者，男二百八十二人，女二百二十七人，共男女五百零九人；

十、十月份的報告

1. 出生者，共男女一百六十人；

2. 死亡者，男二百八十一人，女一百八十五人，共四百六十六人；

十一、十一月份的報告

1. 出生者，共男女一百六十二人，

2. 死亡者，男二百四十二人，女一百八十人，共男女四百二十二。

以上是從十七年一月到十一月止，每月生死的統計有的比較詳細一點，有的比

較簡單一點，這是限於所根據的材料，實在沒有更精密的計算了。現在再把上面的報告列成一個簡明的統計表，如下：

十七年一月至十一月南京市民生死比較表			
月別	生產數	死亡數	死亡者較多數
一月	五十八人	二百八十九人	二百三十一人
二月	七十人	三百零九人	二百三十九人
三月	七十五人	二百六十六人	一百九十一人
四月	六十四人	三百零五人	二百四十一人
五月	五十人	二百八十九人	二百三十九人
六月	三十九人	三百三十四人	二百九十五人

七月	六十六人	三百八十三人	三百十七人
八月	一百三十五人	四百五十三人	三百十八人
九月	一百五十五人	五百零九人	三百五十四人
十月	一百六十人	四百六十六人	三百零六人
十一月	一百六十二人	四百二十二	二百六十八人
總計	九百三十四人	三千九百十九人	二千九百八十一人

依上表所計，在十一個月中多死二千九百八十一人，平均每月多死二百七十二人，即每年多死三千二百五十二人，計死亡者為出生者之四倍強。南京市人口的統計，

據十六年度的調查，是：

三十萬零五百二十九人。

據十七年度的調查，是：

四十二萬五千六百九十三人。

這個十七年度人口的激增是由於各地人都集合到首都的緣故，而絕對不是本地人生產的激增。現在就拿四十二萬五千六百九十三人來說，依每年減少三千二百五十二人來說，豈不是要在一百三十一年以後絕滅盡呢？這原是一個馬爾薩斯式的推論，不過這種推論也許有一部分事實的根據。不過在這個調查的中間有一點我們要特別注意的，就是關於調查所得的數目是否準確的問題。據市政府社會處及公安局衛生處的朋友告訴我：『這種調查所得的數目是靠不住的，爲什麼呢？因爲死了人是不能不報，這個數目還不致相差過甚；至於出生的小孩大家都不願報告，而警察的調查能力又不精密，這實在沒有辦法呵！』我聽了這話，心頭上很重的擔憂才減輕了些，因爲我很希望這個生死比相差過甚的數目不確。所以，我們根據這一個理由可以說：一、南京市市民死亡者超於生產者，本來是一個事實

；二、市民的死亡者不得不報，而生產者不報，有時無從查考，所以生死的數目相差過甚了。

廣州市或者可以做南方各地的代表，南京可以做中部各地的代表，從這二個地方死亡率特別激增的例子裏可以推知其他各地的死亡率。不過，廣州南京二地死亡者的特別激增，我想也有特種的原因。廣州市曾遭共黨暴動，焚燒劫掠的損失尙未恢復，很多流離失所無家可歸；凡是沒有生活上保障的，生命便容易摧折：這是廣州市市民死亡者特別多的緣故。說到南京，是首都所在之地，常常因為政局上的激變影響到市民的生活。譬如南京所有的馬路還是不平的山脈式的馬路，繼續不斷的汽車橫衝直撞地過去，飛起遮天漫地的灰塵，這種灰塵自然請南京市民享受。我看南京的市民大都面孔黃得紙一樣，拖車子的車夫都帶着菜色的面容，馬路旁邊常常伏着呻吟垂絕的餓殍。我想起從前南京市民生活的情形，縱不富裕也不至於凍餓以死，想起來不禁大吃一驚了！據三月份死亡調查「死症之屬於肺炎

者最多，全數五十，達總數死亡數之五分之一」，四月份死亡調查「患肺病死者六十四人」，五月份死亡調查「患肺炎者達五分之一，共五十四人」，六月份死亡調查「染肺炎及肺結核而死者八十，佔總數四分之一弱」，咳！天天吃汽車灰的南京市民怎麼不害肺癆病而死呢！固然，有許多乘着汽車兜風的人還討厭馬路不平使坐在汽車裏的像跳舞一樣的不安；但是，他們那裏還想到市民的受苦呢！總之，南京的市政要是不辦好，市民的死亡恐怕難於減少的。我還可舉一件親見親聞的事實來證明南京市民生活的痛苦情形。去年的冬天，有一個朋友告訴過我，在煤溪山莊有人發賣小孩子，我以為是騙人。那天森寒的晚上，我和朋友經過外交部附近馬路的地方，在馬路旁邊聽得有激越的慘涼的悲哀的呼聲發出來：「那一個：要買兒子？賣兒子呀！」我聽了心都酸了，眼淚也嘔出來！像這種生活的情形，怪不得死亡率特別激增了！

看到死亡率這樣激增的統計，推想到我們全國的人口，民族生存的前途，不禁

毛骨聳然！民族主義裏有一段論及人口問題，非常沉痛：

『我們現在把世界人口的增加率，拏來比較一比較：近百年之內，在美國增加十倍，英國增加三倍，日本也是三倍，俄國是四倍，德國是兩倍半，法國是四分之一。這百年之內，人口增加許多的原故，是由科學昌明，醫學發達，衛生的設備，一年比一年完全，所以減少死亡，增加生育。他們人口有了這樣增加的迅速，和中國有甚麼關係呢？用各國人口的增加數，和中國的人口來比較，我覺得毛骨聳然！……』

……我們的口，到今日究竟有多少呢？從前有一位美國公使，叫做『樂克里耳』到中國各處調查，說中國的人最多不過三萬萬。我們的人口到底有多少呢？在乾隆的時候，已經有四萬萬，若照美國公使的調查則已減少四分之一。就說是現在還是四萬萬，以此類推，則百年之後，恐怕仍是四萬萬。



用這一段話來對照我們所得到的生死的統計，是非常恰當的，我想隨便什麼人都要受這幾句話的感動。據中國郵政管理局的統計，中國人口從民國十二年至民國十五年增加四百十三萬八千八百五十八人，十二年之統計，全國人口為四三六・〇九四・九五三人，十五年為四八五・五〇八・八三八人。茲將民國十二年與十五年各省人口之統計表列下：

省 別	民國十二年人口數	民國十五年人口數
安 徽	一九・八三二・六六五	二〇・一九八・八四〇
浙 江	二二・〇四三・三〇〇	二四・一三九・七六六
直 隸	三四・一八六・七一一	三八・九〇五・六九五
福 建	一三・一五七・七九一	一四・三二九・五九四

河南	三〇・八三一・九〇九	三五・二八九・七五二
湖南	二八・四四三・二七九	四〇・五二九・九八八
湖北	二七・一六七・二四四	二八・六一六・五七六
甘肅	五・九二七・九九七	七・四二二・八一八
江西	二四・四六六・八〇〇	二七・五六三・四一〇
江蘇	三三・七八六・〇六四	三四・六二四・四三三
廣西	一二・二五八・三三五	一二・二五八・三三五
廣東	三七・一六七・七〇一	三六・七七三・五〇一
貴州	一一・一一四・九五二	一一・二九一・二六一
山西	一一・〇八〇・八二七	一二・一五三・一二七

上表是民國十二年與十五年間人口比較的統計。但是據最近別種的統計，中國人口總數為三萬六千餘萬，已不到四萬萬之數，茲將該統計列表於下：

山東	三〇・八〇三・二四五	三四・三七五・八四九
陝西	九・四六五・五五八	一七・二二三・五七一
四川	四九・七八二・八一〇	五二・〇六三・六〇六
雲南	九・八三九・一八〇	二・〇二〇・五九一
滿州	二二・〇八三・四三四	二四・〇四〇・八一九
新疆	二・五一九・五七九	二・六八八・三〇五
總計	四三六・〇九四・九五三	四八五・五〇八・八三八

省 別	人 口 數
-----	-------

廣 西	江 蘇	江 西	甘 肅	湖 北	湖 南	河 南	福 建	直 隸	浙 江	安 徽
一三〇・二五八・三三九	二八・二三五・八六四	二四・四六六・八〇〇	五・九二七・九七九	二七・一六七・二五四	二八・四四四・七六七	三〇・一二一・九〇五	二三・一五七・七九二	三三・一七三・〇九三	二二・〇四三・一八〇	一九・八三二・六六五

北京	上海	吉里	奉天	雲南	四川	陝西	山東	山西	貴州	廣東
四・〇一四・一八〇	五・五五〇・一〇〇	九・二五八・六〇〇	二六・九四四・八三〇	九・八三五・一〇八	五・七六三・五〇七	九・四五六・五五八	二・八〇三・二四五	一一・一一四・九五一	一一・二一六・四〇〇	三七・一七八・七〇九

總 計	三六一·〇八五·三五五
-----	-------------

照本表所紀，中國人口已由四萬萬減為三萬六千一百零八萬餘，那麼從民國十二年至十五年是增加的，而從十五年起到現在是減少的，減少的原因不能夠完全明白，不過減少的事實極為顯然，就以十五年為例，上海申報十五年十月二十七日的專電：

『今年山東直隸人口調查——山東人口比去

年約少一百萬，直隸人口比去年約少二百餘萬』

這是山東直隸人口減少的事實，其他各省當然也是陷於同樣的命運，各省人口減少是可以猜想得到的事實。不過中國人什麼都是馬馬虎虎的，從來沒有一個確實可靠的統計，所以我們也無從曉得各省人口減少的實際數目了。根據這種事實的證明，我們幾乎不能夠否認中國人口三六一·〇八五·三五五的數目；那麼民族

主義上所說的『以此類推則百年之後，恐怕仍是四萬萬』這一句話，恐怕是不幸而言中了！

假使廣州市南京市的生死比是全中國一般的現象，那麼馬爾薩斯先生要是在這個時候到中國來考察一下，必定得到一個新奇的原則，就是：

中國人口的生產是數學級數的，中國人口的死亡是幾何級數的。

這一個和馬先生反唇相譏似的原則，本來是極勉強的比擬，不過也可以借這一句話來形容我們中國死亡數的特別激增，和人口的銳減。

其次，我們根據民族主義所說的，可以考查考查別國的生產率與死亡率，就拿東隣日本爲例子，茲將自明治初年至昭和元年的生死比統計表列下：

日本明治七年至大正十四年的出生死產死亡比較表

年 次	出生數	死產數	死亡數	出生對死亡之增數
明治七年至十六年	九〇〇、二九三		六五四、二七九	二四六、〇一四
十七年至二十一年	一、〇五六、二六二	六五、五七〇	八〇七、三二七	二四八、九四五
二十二年至二十六年	一、一六五、五〇四	九六、五六三	八六一、〇三四	三〇三、四七〇
二十七年至三十一年	一、二八八、二七〇	二二二、七三五	八七五、四七五	四一二、七九五
三二年至三六年	一、四六二、九五二	一四八、一六四	九三一、九五五	五三〇、一九六
三七年至四一年	一、五二二、九四五	一五三、〇七四	九九二、三二二	五三〇、六三三
四二年至大正三年	一、七二九、九二五	一五三、九二〇	一、〇五二、七三五	六七七、一九〇
大正三年至七年	一、八〇三、三九一	一四一、九六五	一、二三五、二五四	五八八、一三七



八年至一二年	一、九六一、五四七	一三六、二七七	一、三三三、四二一	六三九、一三八
大正十三年	一、九九八、五二〇	一二五、八三九	一、二五四、九四六	七四三、五七四
大正十四年	三、〇八六、〇九一	二二四、四〇三	一、三二〇、七〇六	八七五、三八五

上表從明治七年算起一直到大正十四年，共四十九年；在這個四十九年之中，出生者都是比死亡者多，合計生產者比死亡者增加五百八十八萬五千四百七十人之數。

另外一個表，從大正十五年算到昭和元年，將出生者與死亡者分道府縣屬統計，這個詳細的表列舉起來非常麻煩，只好揭算他的總計。這個總計自大正十五年

至昭和元年日本人在國內的平均統計：

出生者——男一、〇八一、七九三人。女一、〇三二、六一一人，合男女共二、一〇四、四〇四人；

死產者——男六七、五六二人，女五六、一三六人，合男女共一二三、六九八人；

死亡者——男五九七、二九二人，女五六三、四三五人，合男女共一、一六〇、七二七人；

再合死產者與死亡者合計男女共一、二八四、四二五人。

依上列所計，總生產數二、一〇四、四〇四與總死亡數一、二八四、四二五相比較，那麼生產數較多八一九、九七九人。

又大正十五年至昭和元年日本人在國外的平均統計：

出生者——男一、一〇三、一三四人，女一、〇四二、四二二人，合男女共二、一四五、五五六人；

死產者——男六七、八〇五人，女五六、三四三人，合男女共一二四、一四八人；

死亡者——男六〇七、八〇二人，女五七一、九七八人，合男女共一、一七九、七七八人；

再合死產者與死亡者合計男女共一、三〇三、九二六人。

總上列所計，總生產數二、一四五、五五六人與總死亡數一、三〇三、九二六人相比，那麼生產數較多八四二、六三〇之數。

從上列幾個統計裏，可以看出：日本自明治以來無論那一年無論那一個地方日本人的生產率總是比死亡率激增。像這樣的一個日本才像一個新興的國家，現在看看我們中國已經要到革命建設的新時代了，然而人民的死亡率這樣激增，和日本歷年的生產率比較起來，的確成了一個反比例，像這種現象再延長下去，那麼帝國主義者用不着槍砲來戰勝我們，單是人口增加已足以制我們死命而有餘，想到這裏真是令人不寒而慄呵！

目前人民死亡率的特別高於生產率，當然有種種複合的原因，例如帝國主義的

經濟侵略，受戰事的影響，受政變的激刺……人民弄得生的條件缺乏，遂使自己應該生的生命也縮短了。除了這些原因以外，就一般的原因來觀察，人民死亡率的特別高於生產率是由於一般人的不講衛生。歐西各國死亡率的銳減是由於科學的進步醫學的發明，衛生方法的日見精密。中國人要是像現在這樣過「蠢豬一樣」的生活下去，就是發揚「以善生產聞」的固有之本能，人口總額依然不會增加的。所以不講衛生實在是中國人死亡率激增的最大原因。戴季陶先生在十七年十二月十五日全國衛生運動大會的播音台上演說中國人身材縮短和瘦弱的情形：「……據考古生物學家從古人骨頭的長短重量來計算證明當時人的身體要比現在的長，當時人的身體也是要比現在的身體強。我們聽了這段話我們可以知道我們的身體實在是天天縮短，天天瘦弱。……據生物學家說：我們在十五代至二十代的當中，我們中國人在不知不覺的中間已經縮短了五六寸，我們的體魄在二十代中間也是一代代的瘦弱。如果再這樣下去，我們真是要不成人樣了！

我們看看日本在維新之後幾十年中間，日本人身體的長度已經高一寸，我們想日本不過二三代的努力已經高過一寸，我們在二十代來因為受了鴉片烟的貽害反而縮短五六寸，這是一個可驚的統計！我們身體之所以這樣短和弱，其原因是在我們的身體已經壞了！……『大概中國人的縮短與瘦弱，也可以引成中國人死亡數的特別多。這種縮短，瘦弱與死亡都與衛生有莫大的關係。』所以衛生之提倡，實為目前必要之圖。而全國上下須一致的要明白衛生的常識，養成衛生的習慣，舉行衛生運動，警察要干涉一切不衛生的行動。這種衛生運動的根本下手是在一般人民生活環境上的改造，例如：

1. 陽光的改造中國人的房子叫做『房者藏也』，生活在黑暗的窠洞裏慣了，連可愛的陽光都不要了，所以一般人弄成面色黃瘦毫無血氣；以後新砌房子須要認定『房者放也』的原則，把房子多開放些窗子，使陽光到處透露進來，人須與陽光的光明同住。

2. 空氣的改造。一般人常常在醜惡的空氣中生活慣了，所以生肺病的特別多；以後一般人民須要造成享受新鮮空氣的環境，人民要在新鮮空氣中養成自己的新生命。

3. 飲水的改造。飲水的不清潔是一切傳染病的根源……

4. 住房的改造……

5. 穿衣的改造……

能夠從這幾點下手，中國人的衛生才有進步。果真全國人民能夠注意衛生，那麼死亡率特別高於生產率的危機或者可以有挽救的希望。

附注：廣州市市民死亡率，散見廣州民國日報。南京生死統計會到市政府社會處調查，又承公安局衛生處勞書一先生示以確實數目，非常感激。



## 五 自殺的流行

單算這一個年頭的春間一直到秋間，自殺之風特別流行，尤其是在上海方面。真的，大家都是不怕死不要命，向黃浦江裏跳，個個要做如上海新聞記者所稱呼的「黃浦同志」。報紙上關於自殺的消息，真正是「報不絕書」，這樣的「擴大宣傳」，遂使社會上一般失意的青年都有走上「自殺之路」的傾向。這種現象固然因為經過當局的告誡與嚴禁及一般人士的批評與指摘而稍殺其風，而自殺的危機還是到處潛伏着。最具體表現出來的一點，就是一般青年人開口來總是一個「唉」字，動起筆來總是「嗚呼」二個字。因此，我們必須考察自殺者的思想，並分析自殺者致死的原因。

要考察自殺者的思想呢，頂好是參考自殺者的遺書；「人之將死，其言也哀」，這種遺書尤其是值得後人警惕的。固然，在這些遺書中很多「死氣騰騰」的「



廢話」，但是，只要我們能夠用鎮靜的態度來體察他，一定可以找出他們所受環境的壓迫和許多顛顛倒倒幼稚思想的可笑。今略舉遺書數則如下：

一，今春三月十一日夜服鴉片自殺於上海漢口路三新旅館的少年學生的遺書：

「人生百歲終須一死，何必爭權奪利？我乃飽受人間痛苦之人，吃着嫖賭酒色財氣，沒一件不得着大的教訓，如今弄得山窮水盡，這得一死！我對青年子弟，切弗貪一時之娛樂，而墜落其終身也！」

「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此余之結果也！」

二，今春四月十一日晚在蘇州闔門外投河覓死的洪衛民的絕命書：

「吾杭州人，是一個有志氣而沒有作用的青年，是一個抱悲觀而自殺的鬻子。但是爲什麼要抱悲觀而自殺呢？本想詳細講給諸位聽，可是我提起筆來，芳心陣陣劇痛，肝腦皆碎裂，四肢已軟，不能成字，但是不得不請求諸君者，吾是厭世主義之快樂派者。吾曾詳細考慮過我們的葬身——美秀的

蘇州——因這裏是人地生疏沒一個親友，那麼可使吾從容就死，葬身於客地清流，其樂何如！所以吾是拍手歡歌快樂而自殺的，決沒有一毫仇冤！因此萬分的懇求諸大善士，明瞭吾快樂的自殺而免驗屍，在九泉之下當含笑感激了！好，不多說了。想你們看了這篇話，當然決不再來驗屍了！就此結束罷！家中諸人，雖已有信給他們，風燭殘年的父母，幼弟弱妹，也顧不得許多了！別署天吾情雲絕筆。」

又在投河前的日記一頁：

「四月八日：晨徘徊於歇浦，因月前該處有汪馬之事，轟動全滬，若葬身於此，恐有不妥。忽思及美秀之蘇吳，亦不復返家，催促來吳。到吳後修書三封於友作別，略徘徊於途，即返旅舍而睡。」

九日：今日大雨如注，終日枯坐茶室，淒慘極矣！當晚至普益社閱報多時。

十日：今日天氣已晴朗矣。惟起身甚遲。午後漫遊留園及西園放生池等

處，園內小池借淺，而人不離；不然躍身於此，不亦佳乎？及歸，見園之對面，乃萬里清流，因留戀多時，堅認此宜葬余軀矣！明日此時，已不能作日記而長逝人世矣！」

日記之後有詩歌一首：

「拍手呼之，笑他燕雀還迷戀着紅塵！拍手呼之，惟吾能高舉着勝利旗幟

！」

三，五月十二日在上海漢口路三新旅館吞煙自殺的周仇的遺函：

「我各處都白相到來，跳舞場呀，遊戲場呀，戲院呀，妓院呀，多多白相了

！吾現在自殺，死也瞑目……我在閔行路友人處借到洋四十五

元，內中十五元給母親，尙餘三十元，是同朋友吃酒談心，用完了……

……」

四，七月八日在上海福州華商旅館服毒自盡之法大學生諸暨人壽金吾的遺書致其哥

云：

紹哥如晤：弟景况日難，債台日高。畢業以後，意欲毅哥援手，渠置若罔聞。幸賴友人介紹，有十一軍一師軍法官一席，因係新編軍隊，恐難成功，故兄惠借五十元，一時不能籌還，逗遛滬地，囊中如洗，大有行不得也之况，正所謂生死難決，再三思維，惟有死之一法，頓起厭世之念，作自盡計耳。故於今日吞服鴉片，辭絕塵世矣！吾哥別矣！後會無期了！此即我之最後尾聲，揮淚奉告，未知吾的遺骸，能返故鄉否也？」

五，八月五日晚投浦尋死之翁傳元之留函：

『傳彬堂兄大鑒：啓者，弟今天要與兄永別了。弟自盡之念，已非今存；人生百歲亦要死，何不早日自盡！弟乃拜托事情有二：一，弟妻請其早日另嫁別人；胞兄傳清，終身亦要拜託吾兄，母親前請爲代勸，切勿痛苦，所有店中賬目一節，吉昌莊翁桂林代友之賬，煩陳君去收可也，又江新旅社一

號房間，寧波妓女，及其他店，弟之用空之洋，共計洋八角，又四角，加五千文，乃店中本月釐金及炬工費等可以收進。弟自殺之原因，詳說於下：

一，經濟迫窘；二，家中岳母太兇；三，妻與我心意亦有不同；四，吃人家之飯，亦無何味。弟橫思直想，毫無大味，不如今日投浦自殺。但此事切勿登報！因目下人心不良，多要譏笑，此時不能詳，來世牛馬報恩，願頌近安。弟傅元絕筆。」

六，八月六日晨住居上海法租界亞而培路之朱福奎出亡留書：

「嗟乎！宇宙之廣，天地之大，而不容余渺渺似之人者，何也？蓋生而爲人，既不施益於世，又不立志繼家，若輩者，雖偷生於世，終爲人所輕視，故其死也無人惜。如余之爲人，天資愚蠢，身體負恙，在世則爲人所惡，在家又不安於室，故祇一別而去，不願再作偷生怕死者流矣。但此往非作晨鼓暮鐘之客，便效先嚴之翩然離塵而仙去；既去之，請不必復東尋西

覓，蓋余心已冷，處世惡極，其尋覓也無効矣。」

其他，所搜到的遺書很多，因為麻煩，所以只好節略了。綜核以上自殺者的遺書，少年學生認為「人生百歲終須一死」，「山窮水盡只得一死」，洪衛民認為「拍手歡歌快樂而自殺的決沒有一毫仇冤」，周仇認為「我各處都白相到來，現在自殺，死也瞑目」。壽金吾認為：「景况日艱債台日高，生死難決，頓起厭世，」翁傳元認為：「人生百歲亦須死何不早日自盡，吾自殺之原因：一，經濟壓迫；二，家中岳母太兇；三，妻與我心意亦有不同」……總之，這般人都看厭了人生，不要人生，同時也因為受壓迫而不能完成人生，於是都抱着「人死的觀念」。至於這一般人為什麼都要走上死路？那麼必須要考察他們所以都要走上死路的原因。這個原因，必須分別的詳細解剖，才能明白。吾根據各種的事實，從事實中尋出一般自殺者的自殺的原因：

一，是無法謀生而自殺。人是「生」的，人是「要生」的，所以「謀生」是要生的方

式的表現；自殺者的趨於自殺，大概因為要生而不能遂其生，甚至無法謀生。一個人最可憐的境地，就是你要生而環境不給你生，於是一個人就弄得生氣都沒有了，沒有生氣的人，逼不得已，只有走到死路。現在舉幾件事實來證明；如四月十二日在蘇州投河的洪衛民的所以自殺，因為他「曾在杭州辦過報紙，旋又服務於黨部，惟皆連遭失敗。故去年曾在上海某旅社潛服自來火圖盡，因遇救未死；此次投河，係屬第二次之自盡。」（註：見四月十四日滬報。）又六月二日有一個沒有具名死在滬西的少年，遺書上說：「自愧愚笨，社會上無立足之地」（註：見六月二日滬報。）六月二十五日滬報載着一段『少年命與流落千里外，竹笆上自縊』的新聞，敘述這個少年尋死的苦況：『小西門外張姓竹笆上，少年解帶自縊……少年安徽廬江人，父母俱亡……來滬尋戚，以謀生計，詎命多舛，所找之戚，因營業失敗，已返故鄉，於是進退維谷，資斧亦完，在滬曾為一月之文丐……連日陰雨，以致枵腹……言時涕泗橫流……』。試就南京方面的自殺者

舉一個例來說，如京報七月十九日載『黃包車夫自殺』敘述其自殺的詳情：『黃包車夫孟業，住府西街城隍廟後草屋內，有一妻一子，最近忽染神經病，舉動失常，不能拉車，生活異常困難，祇得聽之而已。昨日，……乘人不備，自己取家中菜刀，猛砍頭顱，共計三刀，血肉模糊，經其妻察覺，大呼救命，孟復以右手持刀猛砍喉部，將食管割斷……』雖然這個車夫自殺是爲着神經病，但是神經病的激成和逼他以菜刀自殺，都是爲着生活上的壓迫！再在廣東香港方面舉一個例子，如香港華字報四月二十日載一件『割腹求死之慘劇』的情形：『……裁縫店有一店伴，年約三十左右，未自盡以前數日，各店伴已見其微露神經錯亂之象，語無倫次，時嘆貧困之聲……昨日下午二點，彼自行返寓……忽取一小剃刀，從肚際猛刺一下，當堂赤血潮湧……腸亦流出……』這個人割腹而死的最大原因大概是爲着『嘆貧困』。再在四川成都方面舉個例子，成都民國日報六月十日載『生活迫死一家人』的情形：『青龍場木匠陳三元……博汗血之資以資家



……近動輒數日無工可作，深受經濟壓迫……日前其妻忽染寒疾，因無錢調治，聽其自斃。既有一女思母情切，又復病死。三元……走頭無路百念俱灰……將屍葬迄，竟乘昨午河水汎溢之際，跳入其中，及街隣請人撈起，業無救矣！

「又六月十七日載『賣女嫁妻後自縊』之情形：『……吳志鴻因被債迫……家具當賣一空……只得託人將甫滿八歲之幼女賣當正府街某公館為婢，得洋十元，臨別之時，父子不忍離。……不久此錢又盡，……只得話勸其妻改嫁……其妻只得從命。吳自妻嫁後，朝日閉戶捶胸，躑足呼泣，隣人往勸無効，竟於昨夜自縊而死！死後慘狀，隣人皆不忍見云！』四川方面像這一類自殺的慘史還多着，我也不忍多引了。總觀以上所舉事實，就是一般人要生，而不能遂其生，於是大家覺得『有生不如無生』，都走上自殺的絕境。

二，是謀生被驅而自殺。凡是人都要謀生的，而有知識的人，就拿知識來做謀生的工具。所以比較有些知識的人的謀生，都要跑到都市方面找機會。可是這

都市就是謀生競爭的地方，於是一般在都市老於謀生的就以『騙新到都市來謀生的』爲謀生之法，這樣，新謀生的朋友大多受騙了！本來謀生的人是最可憐的人，如果再以謀生而被騙，那麼豈不是更受極大極深的刺激呢？所以凡是謀生被騙的人，大概沒有不想到『有生不如無生』的！現在舉幾件事實來證明：如七月九日滬報載『謀事遇騙少年圖盡』……山西路……佛照樓旅館……旅客名張三寶者，自縊於所寓之房間內……張現年二十一歲，台州人，賦閑在家，心頗悒悒，遇鄉人周永標，其人向在外充當士兵，見面之後力言在外謀事，甚爲易易，爲之心動。當在乃父處竊得洋二百元，以爲路資。於四日由寧波搭乘新北京輪船來滬，抵埠之時，將行李箱籠等物由高層船舷遞懸而下；迨張下船登岸，所有物件及周永標均失所在……張遍尋無着，囊資又空，遂於……又七月十六日滬報載『少年遇騙自殺』，自殺者爲嘉定人唐濟才，服毒倒斃於法界霞飛路二九四號門前，有絕命冤單兩紙，冤單上說：『我名唐濟才，家住江橋鎮東鄉唐家宅，因於去年冬間有朱梅

生之妹丈韓菊墅合股開設遠東影片公司於東橫濱路，朱梅生爲庶務員韓菊墅爲大板，合招股份，余因無事，向之詢問情形，彼說甚好，並可爲公司中職員等語，予卽借洋一百元投之，托彼代付，不知被韓姓吞沒，不發股票，故欲向彼索洋，因不能覓彼，故令朱梅生引路，彼竟不肯。予思此款失之無名，無顏回家，故出此下策，服毒自盡，但家有母親妻子三人，乞捕房令彼出卹金安置，則幸已！」又六月十四日滬報載一個滑頭公司逼死一個小學教員丁瑞華，設滑頭公司（竟成貿易公司）的老板是蔡逸仙，登報招考會計員，丁瑞華應考以三百元交保，後強爲股本，且貼零用，丁求返三百元不許，丁以欸係借來，情急萬狀，遂仰藥自殺，有絕命書致其妻：「霞光愛妻：我辜負你的好心了！現在你知道你的丈夫被人家欺騙詐財的手段，害死我了！那害死我的人，就是上海竟成貿易股份有限公司僞總經理蔡逸仙，被欺詐的經過詳情，詳稟文內。你想我現在有何面目見父親母親你與女兒親戚朋友呢？唉！我惟有自殺了！並不是我辜負你，實在是沒法罷！我的女兒請

你保養，你不要因為我而輕身，須知我只有這點骨肉呀！至於家裏破產也可以的，請你斟酌罷！至於我的冤，你有本領，一定要給我伸雪的！我的保證金三百元，一定要退還的！唉！我的良心很是對不住你呀！妻呀！吧了！我們要分別了！珍重珍重！你的夫丁瑞華，陰曆四月十五日。」我們看了這許多事實，真要為謀生而被騙的自殺者掬一把傷心的眼淚？謀生的指望著有路可走，以便早早達到他謀生的目的，而偏偏有人以『騙謀生之人』以自謀其生，這無怪這般可憐無告的謀生者要走入死路上了。

三，是浪費奢侈不善治生而自死。凡是能夠『自食其力』的人，總不會走到絕路的；惟有自暴自棄的人，才是不可救藥。許多人並不是不能謀生，更不是謀生受騙，就是他不曉得『治生』，自己掙到一塊錢的偏偏要花二塊錢甚至五六塊，吃着嫖賭什麼事都會，花天酒地什麼地方都到，把身體弄壞了，把錢花完了，世界上任何一樣的快速事情他都享受完了，再活下去，便是樂極生悲，『貧病交迫』，那時所

存下來的祇有『軀殼』，走到絕境便把這個『軀殼』也自殺了。正如自殺於上海漢口路三新旅館的少年所說的『吃着嫖賭酒色財氣沒一件不得着大的教訓，如今弄得山窮水盡，這得一死』，也就是所謂『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又好像五月十二日在上海旅館裏自殺的周仇所說的『我各處都白相到來，吾現在自殺，死也瞑目』，他們沒有人生觀，祇有『白相觀』，也可以說是祇有『爛屎觀』，到拆爛屎拆得不了，索性拆一個大大的爛屎，叫一聲『完了』『瞑目了』！現在舉幾個例子。如六月十九日粵人孫悅光留別舅父投身黃浦江而死，信上寫得冠冕堂皇，說什麼『嘗習經史，粗知廉恥……吾身雖死，我魄長生，此乃基督之真諦也。』但是據他的舅父程萬在孫悅光死後宣佈其生平行爲才曉得他是一個風流鬼，據程萬說：『……時以狎妓爲樂，秦樓楚館，足跡殆遍，久之染梅毒，一發不可復遏。後雖得治，惟元氣已喪，言語不清，幾如啞吧，親友因其行止荒唐胥不願爲之介紹職業』……就其他各地言，如四川成都，五月十五日民報載『好事奢華者之殷鑒』：『日

昨午後東皮蕩側，有一少年，身着長衫，淚流滿面，爲狀極慘。移時，竟自跳入河內，幸被一車夫看見，立即下河救起。詢其原因，伊自云爲雲陽人，來省貿易，因平日奢華，以致債台高築，無法清償，遂萌短見，……又如福建廈門，廈門商報七日十五日載「浪子爲經濟所逼反欲自盡」：「……周炳者，乃弱冠之少年，前任職某號，冶遊過度，身染梅毒，藥費不能自給。近者其妻復由籍來廈，又以分娩在即，家費產費重疊環迫，周莫能維持，而告貸無門；且以貧病交加，益覺憂恨。至十二夜，私購芙蓉膏二元，暗自吞服，以圖自殺，乃因素有烟癖，故僅麻醉終日。不至於死云。」總觀以上所舉的事實，這般人並不是無生可謀的人，不過不知治生。只曉得花天酒地吃着嫖賭，弄得一個人只有「軀殼」而沒有精神，所以結果迫到自殺的路上了。

四，是激於國憤而犧牲的自殺。在國家蒙奇恥大辱的時候，大家都有「寧爲玉碎毋爲瓦全」的氣概。熱血的人都恨不得攘臂而起馬上與敵人決一死戰，有些

性子急的人，真有『氣死我也』的情形，所以激於國憤而自殺的人也很不少。如四川彰德五月十日『王如生憤日欺凌投河自盡』，用指血書絕命書云：『頃聞濟南慘案，不勝驚駭，近數年來，中國之慘案，迭次發生，無辜同胞，慘被殺戮，究其原因，即中國軍閥未能根本掃清，國民革命不能早日完成之故，以致日本帝國主義者，施其豺狼之野心，滅盡人道，喪盡天理，彈雨紛飛，血肉狼籍，吾民不幸，逢此惡魔，猶不能自強自勵掃盡倭奴，同心同德，固吾家邦，黃帝子孫行將淪於滅亡，言念及此，目眇皆裂，同胞同胞，吾心碎矣！』在此五分鐘內，與吾親愛的同胞們作最後之告別，從此清流滌垢，魚腹葬身，此身雖渺，或可喚醒同胞之迷夢！同胞同胞不要以弱者之我為模範，宜振起精神，團結一致，寧作玉碎毋為瓦全！予雖葬身魚腹，亦含笑波底矣！ 各界同胞努力勉之！ 十七年五月十日王如生絕命血書。』（註：見成都國民日報七月二日）又香港新中國報，江門消息六月十二日載『反日之犧牲者』：『南路財政處職員雲逢津，文昌人，為本黨忠實黨員也。

賦性剛烈，素以救國爲己任。適因勤慎奉公，積勞成疾，勢本輕微；迨五月四日，聞日兵侵犯濟南，阻礙國軍北伐，憤激暈倒，血管因之暴裂，病遂轉劇。呻吟中恆喃喃自語曰：「反對日本，誓雪國恥！」延至五月七日，嘔血數升，遂以身殉。彌留時，猶大呼曰：「反對日本，抵制劣貨！」始終無一語及私。……

……又香港報八月二十一日載「一個爲國犧牲之留學生」，敘述一個新從美國歸來的留學生雷國光在橫濱作反日宣傳，被日政府遞解出境，後來在海船上蹈海自盡以勵後人。又粵報紀載「一個愛黨的自殺者」：「前番禺縣黨部改組委員黎志川，番禺沙灣鄉人，爲本黨忠實努力份子。自去年共黨暴動，感受刺激，居常喃喃自語，或時大呼殺絕共產黨，似微染神經病者。日前黎氏返鄉，黎之家人祇囑其暫時休養，不意其他也。豈料月之三日，黎偕其所親生五歲愛女，行至該鄉礮台蒲脚，竟將其女擲在河中，同時自己亦躍入，一齊畢命！」以上所舉，爲激於國憤而自殺的，這種自殺當然令人欽佩的，敬仰的；不過美中不足的，就是他



們所採的辦法太不對了。因為自殺不是救國的根本辦法，多一個自殺者反而是國家的損失。同時，在許多自殺者的中間，不見得多是純然的愛國者，很多是冒牌的，不過一時候令人看不出來就是了。譬如六月十七日滬報載南洋醫科大學生劉維賢在投江自殺前，說了許多救國救民努力奮鬥的話，實際上他是因為戀愛失敗而自殺的——我從這件冒牌愛國自殺的事實來推想到別的事實，更覺得激於國憤而自殺的不當。

以上所說的各種自殺的原因與事實，是概括的略舉，大概一般自殺者的自殺，不外是無法謀生或謀生被騙，或不善治生，或為國憤而犧牲，還有許多因為戀愛失敗而自殺，因為新舊制度衝突而自殺……不能夠一一詳述了。

關於各地自殺者人數的統計，是不容易找得到的：一來紀載各地情形的報紙不完備，二來報紙上紀載的偏於哄動的宣傳而少實際的調查。不過我們以直覺來批判，覺得現在各報關於自殺的紀載特別來得驚人動目，甚至報不絕書，每日都有，

或每日都有幾次。因此我們可以臆斷：從今春一直到秋間是流行自殺之風的時代。

關於救濟自殺，的確成爲一個極關重要的問題。救濟的根本，還是在民生的安定，只要民生安定，那麼一切謀生不遂的事就不會發現。至於政府方面最重要的事，還是在產業機關的建設，因爲現代的政府，不是『奉此等因』『切切此令』的政府，處處與國民的經濟人民的生活有呼吸相通的關係；尤其是以實行三民主義爲職務的政府，必須以『爲人民所共有共治共享』爲原則而創設一切產業的機關，以應一般人民謀生的需要。現在政府方面沒有盡量創設產業機關，一般人民私人的經濟，都是在『大貧小貧』的狀況之下，不能夠創設產業機關以與帝國主義者抗爭；所以謀生的人只有二條路走，一種是做洋行的買辦，分潤些在洋人劫掠下殘餘的利益；一種是開些賣空買空的滑頭公司來自欺欺人。我們如果把上海的中國人所辦的各種公司統計一下，除了先施永安新新及其他國粹式的商店以外，大概滑頭公司要佔大半，公司的名目新奇，做生意的花樣翻新，只要報紙上廣告一登，便有不可思議

的効力；就是一缸的淡水，在某種「商術」之下，也可以換得到數十萬元，中國人的思想素來是『玄之又玄』的，中國人的做生意也是『玄之又玄』的，誰說中國人做生意戰不過洋人，不過採用了孫悟空的方法就是了。如果中國的商市老是這樣下去，那麼中國人民經濟都要爲『玄之又玄』的滑頭公司搜括以去，恐怕中國人將永遠在帝國主義經濟侵略之下不能抬頭了。從今以後，國家必須用政治上的力量來創設產業機關，以應人民謀生之需要，並且極力限制一切滑頭公司之賣空買空，永不許再有騙人的事發生；這樣，在重重疊疊生計壓迫下的人民才不會走入絕路，於謀生被騙自殺的事更不會發現了。其次，對於儲蓄的提倡，也是非常緊要的，國民的儲蓄，對於國家的強盛與社會的經濟都有密切的關係，凡是抱『過一天算一天』的觀念的，是不負做人的責任，這種人不但不能負做人的責任，而且不能保險自己的生命。所以，浪費奢華的人多是自暴自棄的，自暴自棄的那裏不走上絕路呢？對於自暴自棄者的救濟，必須從儲蓄着手。總之，對於自殺者的救濟，一方面政治方面從

事根本的救濟，一方面自殺者要做『自救』的功夫才行！

還有一點很重要的，就是關於自殺思想的救濟，自殺的發生，是對於人生的不滿，大概除貧苦人民無法謀生在將要餓死凍死的時候加以人工的速度以外；還有二種人並不是爲着生活所迫而自殺的，這種自殺，是由於思想上對人生的不滿。

本來，知識是煩惱的源泉，自從有了知識以後人生才增進了許多幸福，也自從有了知識以後，使人對於人生發生了根本的懷疑。知識告訴了人以外的世界，人以外的宇宙，人以外的一切的一切，拿人來比這一切，便變成渺小得不堪了。這個渺小的常常爲着要探試這個人生的根本問題宇宙的根本問題而弄得陷在種種的矛盾中，以至於自殺，這種事實是非常多的。有人說，美國有個醉心科學的人，他爲着要試探那個火星的究竟，他先把自己的頭繫在一個氣球上邊，跟着抽出刀來自己割斷他的頸子，使頭顱，向空中飛去；他遺下一封信，說是：生不能到火星上去就是頭顱也是要到火星裏逛逛的。有許多因爲探求真理而自殺的，和這一位美國科

學家的情形差不多。像這種探求宇宙的究極和真理的究極的自殺，自然也有值得令人佩服的地方；不過他們有了一個根本的錯誤，因為人的所以要探試真理的究極和宇宙的究極都是爲着人生，是以人生爲出發點；要是與人生沒有關係的真理沒有關係的宇宙就用不着注意他，更不應該以人生屈服於真理屈服於宇宙；如果以人生來殉真理，而這個真理的本身是與人生沒有關係的，這豈不是太違反了人生的真理嗎！所以只有固執着用知識來做達到「爲人生」的工具，不應該人爲知識。從人生的立場來說，人爲知識而自殺，人爲探求真理的究極宇宙的究極而自殺是不應該的，人應該用知識用真理用宇宙以爲人生！——一般有知識者的自殺，因爲把人生看得渺小的緣故，要糾正這種錯誤，必須要認識人生的偉大！我以為要救濟自殺者思想的錯誤，必須從這點下手！

附註：關於自殺的統計是非常困難的，各種新聞紙上自殺的消息每天都有短短的幾則，我很想把這許多狗尾巴樣記載的新聞整理成一個可稽可查的材料，差不多

把多種報紙上自殺的消息都剪下來貼成六七本的簿子；但是，可憐得很，終於整理不出什麼東西來。這一章的材料固然太沒有精采，在我却是已經很費力了。



## 六 失業者與貧民的遍佈

「有恆產者有恆心」，也可以說「有恆業者有恆心」，失業者連自己的生活都不能夠維持，自然要「挺而走險」，什麼事情都幹出來了。所以，失業的增加，就是社會上一切騷亂的根源。

目前中國社會現象中，最可危的一點，就是各地失業者的遍佈。如果要測驗失業者的多少，可以拿各機關「登報招考書記錄事」一件事來做例子。在這種登報招考的廣告之下，可以活描出一般人奔走逐鹿的一幅失業圖。

現在先就首都方面來說。

首都是一般謀生者集合的地方，以前破爛的旅館破爛的房子沒有人顧問到的，現在到處有客滿之患；弄得有屋爭租，而且無租不貴。南京的教育事業沒有發達，南京的工業機關更談不到，那麼這般人唯一的出路惟有想法走到行政界，但是行



政界的各機關當然容納不下這許多人，所以要是某一個機關考招什麼書記錄事，那麼這般沒有出路的人都蠢然以動了。據吾友調查所得，今年春夏間首都各機關招考書錄雇員的人數如下：

十七年春夏間首都各機關招考書記錄事雇員調查表

招考之機關名稱	投考人數	錄取人數	備考
國民政府農礦部	三百八十人	二十人	除止取外另有備取八人
國民政府內政部	五百餘人	二十餘人	考書記錄事
中央特種刑事法庭	四百餘人	十餘人	考雇員
第四軍新兵訓練處	七百餘人	八人	考上中尉書記及一二等司書
總司令部警衛第二團	四百餘人	七人	考書記及司書

調查投考者的出身，有留學生數人，大學生也極多，大部分都受過中等教育，還有些是高等小學畢業的失業者；而這一般留學生大學生中學生所爭考的對象，就是「書記錄事雇員」。平均計算起來，大概農礦部每十九人中取一人，內政部每二十五人中取一人，中央特種刑事法庭每四十人中取一人，第四軍新兵訓練處每八十七人中取一人，總司令部警衛團每五十七人中取一人，上列各機關平均計算每四十五人中取一人。一個人要在四十五人中賭勝利，這實在是不容易的事；這個不能純然靠着本領，還要像買彩票一樣賭運氣。再，如果主持考試的人有什麼私心把夾袋裏卷子代替了，豈不是四十五人中有本領有運氣的一個人也都落空了嗎？而且夾袋裏拿出卷子來代替的事，並不是我的猜想，是有事實證明的。所以失業者的應考書記錄事，一百個人中間，難得有一個成功的。

在十一月間首都方面有幾個機關招考書記錄事，應考的也是非常多。例如財政部鹽務署招考書記，報名者五百餘人，據朋友給我調查後的報告：

財政部鹽務署招考書記調查表

名 額	十名
報 名 者	五百餘名
錄 取 者	先取用四名
出 身	可謂各色齊全
年 齡	二三十歲居多數
性 別	全屬男性

據上表所報告，按照原額十名計，則在五十人中取一人，若按已錄取之四名計，則在一百二十五人中取一人，較之春夏間首都各機關平均四十五人中取一人的，更進一步了。還有新成立的鐵道部衛生部也在十一月間舉行招考書記錄事，衛生

部的應考人數不很清楚；在鐵道部方面，我借得他們二冊招考書錄的報名冊，所以對於鐵道部招考書錄的統計比較詳細一點：

鐵道部招考書錄調查表	
報名應考者	一千五百七十一人
實到受試者	約一千人
錄取者	先取用六人又添用二人
出身	大半受中等教育
性別	不詳

這一回鐵道部招考報名應試之多在南京確是空前的了，就是拿實到受試一千人來算，錄取者共八人，即是每一百二十五人中取一人，這種考試真要完全靠着運氣

了。現在再把這一千五百七十一人的籍貫統計出來，從這個籍貫的統計中可以看出各省流落在首都失業者的多寡：

鐵道部招考書錄省籍調查表	
省 別	應 考 人 數
江 蘇	五二二人
湖 南	三三一人
安 徽	一六一人
浙 江	一一五人
江 西	一〇八人
四 川	八六人

山 西	陝 西	廣 西	雲 南	河 南	貴 州	山 東	福 建	河 北	廣 東	湖 北
三 人	六 人	六 人	七 人	一 〇 人	一 五 人	一 九 人	二 三 人	二 九 人	四 二 人	八 二 人

甘 肅	二人
黑龍江	一人

據一千五百七十一人省籍統計的結果，以江蘇湖南安徽浙江江西為最多。江蘇五百二十二，幾佔及全數之半；江蘇人之所以特別多因為包含許多客籍人在裏邊，例如江蘇人中填「江蘇江寧」或「江蘇上海」的很多，這種人多半以寓公而取得省籍，於是這些失業的寓公都算在江蘇的眼上了。至於安徽浙江江西都是與首都接近，應考人數多，並不令人驚異；惟有湖南的人數獨佔第二把交椅，這是令人吃驚的！有一位朋友告訴我關於首都失業的湖南人數：『有一個湖南人告訴我，據首都衛戍司令部的調查，首都失業的湖南人計三萬人，這三萬人的成分：一部分是因為湖南共黨之燒殺而逃避出來的小有產者及土豪劣紳，一部分是退伍的軍人，還有一部分即是共產黨，因為共產黨殺人放火不能再立足於本鄉，只好也溜到首都

來了。』我聽這一個報告，和這一個統計對照一下，真替一般失業的湖南人擔心

！至於遠地各省，他們的人數固然少，但是他們正因為遠地孤客沒有親友的幫助，這種人的生活也是令人担心的！

以上，是從首都招考書錄的統計，可以看出各省失業者一般的情形。其次，再說到各大都市的失業者的情形。

拿南部的廣州市來說，今年春三月間廣州政治分會招考書記，月薪只有六十元，登報五日，報名投考的竟達二千一百七十八人，這二千一百七十八人的學歷和履歷的統計：

廣州政分會招考書記之學歷統計表

學 歷	人 數
大學生	一七八人



中學生	一九七人
高小生	三九八人
其他	

廣州政分會招考書記之履歷統計表	
會 任 履 歷	人 數
曾任書記錄事者	一五六四人
曾任科員者	二四九人
曾任科長秘書者	一三二人
曾任大學教授中學校長及教員者	四二四人

曾任工會文牘者	一七〇人
曾任商店職員者	七人

爲着六十元的薪水，竟煩着這許多人奔走逐鹿，可見廣州市謀生者之多。大概廣州市因爲中央北遷後機關減少，所以這般失業者的中間很多革命的「新災官」。拿上海來說，國民革命軍到上海沒有好久的時候，海軍政治部有招考宣傳員及書記之舉，據吾友就當時經過情形報告如下：

「按海軍政治部宣傳員招考十五人，投考者二百六十三人（內女同志六人），結果因應考者多，共取二十人（女同志方面本可取二名，後以政治部地點小，無相當設備，作罷。）招考書記六人，應考者四十餘人。投考宣傳員者多中學畢業生，間有洋行商店之學徒；投考書記者大半亦係中學畢業生，惟頭腦冬烘之老學究及小學教員亦佔二十餘人。」

依據這一個報告，還不見得上海社會上失業者的浮動，後來在五六月間有總政治部駐滬事務所招考書記，就見得失業者浮動的情形了。按總政治部駐滬事務所招考書記原額四名，報名應考的達八百餘人，後來不曉得爲了什麼緣故，實際上祇錄取了三個人，平均計算，每二百六十人中間取用一人，一個人要在二百六十人中爭勝，這個實在是難之又難的一件事呵！十七年冬間，上海特別市市政府社會局爲規畫市公押借貸以及各種救濟事業，需要極貧戶口的統計，這個統計是由公安局調查出來的。從這地可以曉得上海市貧民的數目了。據統計結果，貧民戶口正戶二萬四千二百二十六戶，附戶一千四百九十九戶，男六萬一千一百九十七人，女五萬二千三百十八人，合計爲十一萬餘人，次貧者尙不在內。貧民散佈的各區以四區爲最多，即自北火車站至小沙渡一帶，有五千六百餘戶二萬五千餘人；次之爲六區，即曹家渡梵王渡一帶，有三千九百餘戶，一萬六千餘人；又次之爲二區，即肇周路至高昌廟日暉港一帶，二千九百戶，一萬二千餘人；三區之浦東張家渡等處，

五區之虹鎮一帶，各有二千四百餘戶，一萬二千餘人，此外數百戶不等。上海是一個畸形的社會，一面是「洋場十里到處作樂」，一面是「陋弄堂披麻包」，可惜我們祇能夠統計貧民，還沒有統計發財人的數目！

拿北平來說，北平是以前中央政府所在地，自從變為「廢都」以後，最倒霉的便是一般災官，這般走頭無路的災官直無法統計。而無法謀生的貧民更多。據北平各省區慈善團調查北平貧民為十三萬六千四百七十二人，比較去年增加六萬七千餘人。據十七年十一月北平市公安局與北平社會局調查貧民的數目，其調查結果如下表：

十七年十一月北平市貧民調查		
區別	極貧之男女丁口	次貧之男女丁口
內一區	四、六六三人	二、一四三人

內二區	七、八一六人	一、五四八人
內三區	一八、八七一一人	二、九七三人
內四區	一〇、八七七人	八、四一四人
內五區	一三、一五九人	七、二五一人
內六區	六、二五八人	一、八三七人
外一區	一、二九一人	三九八人
外二區	六七三人	四七二人
外三區	一四、四五三人	二、七六〇人
外四區	二七、四三七人	九二六人
外五區	七、五〇〇人	一、八〇一人
東郊區	一九、三五六人	二、〇〇〇人

西郊區	南郊區	北郊區	總計	統共總計
一二、二三八人	二四、七三〇人	一二、〇七四人	一八二、三八六人	全市極貧男女丁口
九、一七五人	八、二一九人	一、八〇一人	五二、四一四人	共二三四、八〇〇人

查北平市人口的總數是一百二十萬左右，以全市極貧與次貧之男女丁口二十三萬四千八百人來算，約為五與一之比。這五分之一的貧民，都是嗷嗷待哺，等着有救濟才能生存。

拿武漢方面來說，據十一月二十六日漢電所言，計失業工人九萬六千零五十人，失業店員共六千零九十人，共十萬以上。據漢口特別市黨部民訓會調查所得之

確數列表如下：

武漢工人失業調查表	
一、各種職工失業之調查	
工人職別	失業人數
泥工工人	二萬人
紡織工人	五千人
製革工人	二百人
鞋藝工人	二千人
印務工人	九百餘人
豬鬃工人	五百人
洋務工人	二千八百人

油漆工人	四百人
石藝工人	三十人
玻璃工人	二百人
棉花業工人	二百三十人
米業工人	四百五十人
縫藝工人	一千五百人
帽業工人	六百人
麵粉工人	一千二百人
機器工人	四百人
以上總計	共三萬五千五百五十餘人



二、工人因受工廠停業影響而失業之調查	
停業之工廠名	失 業 工 人 數
燧華火柴廠	三百五十人
寶豐紗廠	五百二十四人
英美烟公司	一百九十九人
清喜骨粉廠	一百二十八人
康成酒廠	一百三十人
揚子機器廠	三百人
日華酒廠	二百人
英美烟公司葉子廠	二百十人

興民布廠	四百三十人
惠工綢緞廠	七百五十人
第一紗廠	九千八百七十人
造幣廠	一千三百人
漢陽鐵廠	六百人
大豐布廠	七百三十人
以上總計	一萬五千八百人
三、工廠因減少生產額而減少工人之調查	
減少工人之工廠名	減少之工人數
大安紗廠	一千六百人

漢陽兵工廠	一千二百人
和記蛋廠	三百人
燧昌火柴廠	六百人
附注	總計武漢所有產業工人約二十萬零五千人，平均各工廠以生產額減少而減少工人，約佔十分之二，即在二十萬零五千人中有四萬一千人被減少而致失業。

武漢店員失業調查表	
店員職別	失業人數
布業	六百人
疋頭業	二百人
錢業	五百人
雜貨業	七百人
酒業	九十人
油業	八十五人
京蘇洋貨	六百七十人
亮瓦瓷器	二千人

藥材號	二百人
參燕	一百人
中西醫業	三十人
茯苓	一百人
藥材	一百人
飲片	七百人
山貨	一百二十人
衣業	七十人
典當	三百二十人
綢緞	二百人

中外紙業	一百二十人
書業	三十人
海味糖菓	三百人
西洋食物	一百二十人
花布	三十四人
五金	五十人
煤炭	五十人
總計	六千零零九人

以上核計武漢工人店員失業數，各種職業工人失業者三萬五千五百五十餘人，工人因受工廠停業影響而失業者一萬五千八百人，工廠因減少生產額而減少工人之失業者四萬一千餘人，合店員失業者六千零零九人，約計在十萬人以上。查武漢

的工人店員生活，工人工資最低為四元，最高為三十元，自革命軍抵漢路以後，最低者加至五元至七元，最高者加至四十元，普通工資都在十元至十五元內外；至於商店店員，除銀行行員及布帛綢緞參燕年底可以分紅以外，其工資最低三元至七元，最高者亦不過三十元至四十元，現在有許多工廠店家已經恢復了革命軍到漢以前的工資，工人的生活受了一個大波折，有的弄得格外痛苦了。而最受痛苦的就是這般失業的工人。

再調查各省區的全國貧民數，據十七年夏間的統計，蒙古西藏除外，為數共一萬萬零五百零三萬九千餘名，如果以民國十五年所調查的全國人口總數四八五、五〇八、八三八人來算，則貧民數竟佔全國人口四分之一以上；如果以近來調查所得的三六一、〇八五、三五五人來算，則貧民數竟佔全國人口三分之一以上。全國人口中有三分之一以上都是貧民，可以算小一半是貧民，那麼中國實在可以算一個「貧民國」。最近我借看到四川一位李敬穆先生所著貧窮論的底稿，對於中國窮

人的數目加以精確的計算，我在這地借引一段，以證實「全中國人口中有小一半是貧民」的不錯，據李先生統計的全文說：

「一家最低生活費爲一三〇元至一六〇元，凡一家庭每年收入在這數目以下，便是窮人。現在的問題，是中國的人口究有百分之幾在這貧窮線上或貧窮以下。換句話說，中國究有多少窮人。沒有統計的中國，最難回答這個問題。民國八年甘布爾調查北京城內的窮人佔全城人口百分之二、九五〇（見甘氏所著之北京全城的社會調查）余天休說：「中國人口百分之九五是在貧窮線以下。」（見中國社會及政治學報第八卷第四期）甘氏所說的窮人，指「最窮的」或「極窮的」而言，余氏的貧窮線，又以二五〇元爲標準，按之事實均不適合，所以他們的估計似覺不甚可靠。

戴樂仁說：「江蘇農民百分之五十以上，直隸農民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在百五〇元之貧窮線以下。」（見華洋義賑會出版物第十號第四十三頁。）



狄麥爾的調查，一百家漢人中有五十一家每年收入在一〇九元以下，又九十五家滿人中有六十九家每年收入在一〇九元以下，合共一九五家中，有百分之六十一、五收入在一〇九元以下。

成府和湖邊的調查，成府人家每年支出大洋一三五元，收入只九三、一二元，計虧四一、八八元。湖邊人家每年支出一五七、一元，收入只八八、八元，相差六八、三元。不過他們的入款，乃每家的職業入款，並非每家的總入款，每家的總入款我們不得而知。

甘博北京人力車夫一百家收入之調查，每月入款是一一一、〇三元，比出款少二三元，較成府和湖邊的人家更爲貧窮。

民國十四年九月至民國十五年二月，北京內務部街公共衛生試辦所在試驗期內舉行人口經濟調查，分極貧類，貧類，中等類，富人類四等，每月收入在十元以下爲極貧，十元至二十元之間爲貧，二十元至百元之間爲中等，百元以上爲

富人。六個月調查的結果，三分二的人口屬於前兩類。……北平人口總數爲一百二十萬左右，人口總數和貧民數目約爲五與一之比。不過這次的調查，在救濟他們的生存，所以被調查的二十三萬四千八百貧民是要靠人救濟才能生存的。換句話說，他們每年所得的生活費，在必要費最小限度以下。即是他們每年所得在貧窮線以下。至於那些恰在貧窮線上的人，不在這次調查以內。所以全城人口和貧民數目的比例，得五與一這樣一個結果。

依據以上各種調查，中國窮人總數，（極貧次貧均在內）當佔人口百分之五十。質言之，中國四萬萬人口每年最低生活費在一三〇元至一六〇元之間，至少也有兩萬萬人。」

據以上李先生的調查所得，中國人口中實有大一半是貧民，合我所說的有小一半貧民，都是相似的說法。孫先生說過：「中國人大家都是貧，並沒有大富的特殊

階級，祇有一般普通的貧。中國人所謂貧富不均，不過是貧的階級中分作大貧與小貧，其實中國頂大的資本家和外國資本家比較，不過是一個小貧，其他的窮人，都可說是大貧。中國的大資本家，顯然是個貧人，可見中國通通是貧，並沒有大富，只有大貧與小貧的區別。」那麼更可以證實中國是個貧國，在貧國裏貧民實在佔大多數。

以上是詳述失業者與貧民的數目，失業者的統計是以首都廣州上海武漢各地為例子，貧民數以北京及其他種種調查為例子，從這些例子裏很可以曉得中國各地失業者與貧民的遍佈了。不過我們要認清的，中國的所謂失業者倒不如說他是「無業者」；中國的所謂貧民倒不如說他是「平民」。為什麼說中國的失業者就是「無業者」呢？因為像在行政機關裏做事的人不能算他是「業」，所以走出機關的人不能算「失業者」，在種種失業調查中，除了有些武漢的工人算得真正的失業者外，其他各機關應考的人能夠算失業者嗎？我想不過是「無業者」罷了。大概

在中國洋八股式的教育下所養成的學生都要變成無業者的；就是專門什麼農業學校工業學校也是與事業無關，工業農業學校學生都是循環式的賣符咒一樣的教書，例如外國工業農業學校畢業的就回到中國的工科大學農科大學教書，中國工科農科大學畢業的就到工業農業中學教書，工業農業中學畢業的就到乙種工業農業高級小學教書，高小畢業的也有教初級小學的，却是從來很少拿着研究所來倡辦事業，所以一般無書可教同時無機關可進的都做了無業的失業者了。在這許多應考書錄的人中，留學生大學生都有些，而以中學生為最多，而其中「法政學校」的學生尤其佔不少數。如果洋八股式的教育照這樣普及下去，恐怕要使全國的人都要走上無業的失業者的路上了！要救濟無業的失業者，實在非常困難，最根本的還是在廢棄洋八股式的教育而代以真正的「職業教育」，那麼，將來社會上的無業者或者可以一天天減少了。否則，就是到處遍設政治機關，還是容納不下的。其次，爲什麼說中國的貧民就是「平民」呢？平民就是最大多數人民的意思，而中國人都

是大貧小貧，極貧次貧者要佔半數之多，那麼最大多數的人民豈不是就是貧民呢？所以最大多數的貧民，即是平民。如果要救濟一部分的貧民倒還容易，惟有救濟最大多數的平民的貧民，那就非常困難了。這種救濟，除了一部分應用杯水車薪的方法來救濟以外，須適用全般的救濟，這全般的救濟非有統一的方法不可！

附注：本章各種統計，承彥雲兄代找內政部，中央特種刑事法庭，第四軍新兵訓練處，總司令部警衛團的招考書錄統計，承世華兄代找農礦部招考書錄統計，承之春兄代找財政部鹽務署招考書錄統計，承鐵道部裏的朋友借閱招考的報名冊，承紹基兄告知海軍政治部招考的情形，承崇陽兄代覓武漢失業工人統計，又在李敬穆先生的貧窮論裏有所取材，這都是非常感謝的！

## 七 苛捐雜稅的有增無減

本來，廢除苛捐雜稅是黨政府重要的責任；因為處於過渡的時代，軍需上的供不應求，往往不免爲目的而不擇手段。自然，只要捐而不苛，稅而不雜，也未嘗不可；然而，在上的行政既然有捐有稅矣，而在下者遂不免既苛而且雜矣！於是層出不窮的苛捐雜稅，弄得有增無減，而青天白日之下，遂呈捐稅如毛的現象。

在軍閥時代，人民最呻吟痛苦的就是苛捐雜稅，國民黨在高呼「廢除苛捐雜稅」的口號之下，不曉得激動了多少民衆的同情，和熱誠的擁護。到了現在黨治時代，人民眼巴巴望着廢除苛捐雜稅的實現。因為黨政府不能夠馬上負起這個責任，所以反使原有的苛捐雜稅益發滋蔓，這是要引起人民的懷疑與失望的。

現在拿四川省來做一個例子，以見人民所受苛捐雜稅的痛苦之深。說到四川的苛捐雜稅，那麼比任何一省的要多。這幾個月來四川人民運動救川，派來代表

請願的着實不少。有重慶總商會代表石榮廷李奎安二君費了幾月的心血調查四川的苛捐雜稅，列成『各路非法苛捐一覽表』，計包括十六個苛捐表，爲今次上國府請願文的重要附件之一。在一覽表的序言上說：『吾蜀僻處西部，民七以還，各軍盛行防區制，自由擴充軍備，就地籌集軍餉，如預征借墊諸種捐款無論矣。其對於商業特別誅求，巧立名目，恣意暴斂，每一貨稅，價必十倍於原價。雖直接取之於商，實間接歸於吾民負擔，所謂苛捐雜稅，其如斯乎！曩昔迭經呼籲，求爲量減，詎各軍當局唯唯喑喑，年復一年，變本加厲。既值中央統一，訓政與民更始；吾川批政，豈容相沿不改？惟望我閩省父老昆季趁此時機共同合作，一致工作；更望省外名流，當道執政諸公主張公道，協助努力於撤銷非法稅捐之運動，俾我七千萬民衆久享受均一稅率之價物，豈不幸甚！惟苛捐雜稅頭緒繁多，各地不同，難以枚舉。茲暫就所知者，列於左，以見我人民受苦之一斑！』計所列之苛捐一覽表，共十六表，這十六表，是：一、碧口至渝沿河苛捐表；二、棉紗由重慶

裝運新津沿河苛捐表；三、白糖由資中至渝苛捐表；四、嘉定貨船運渝沿江非法苛捐表；五、嘉定新設關卡苛捐表；六、廠絲由潼至渝沿河苛捐表；七、積米由瀘運渝沿河苛捐表；八、乾菜由渝運至小河苛捐表；九、葉烟幫造呈潼川至渝沿途苛捐表；十、又抄呈金堂趙家渡至渝沿途苛捐表；十一、又抄呈渠菸由渠縣至渝沿途苛捐表；十二、又抄呈包菸由安居至渝沿途苛捐表；十三、積米由合運渝沿河苛捐表；十四、山貨由敘府合川涪陵永川至渝沿河途苛捐表冊；十五、重慶至綿州沿河苛捐表；十六、乾菜由渝至瀘苛捐表。這個十六表一共印成十一大張，簡直令人看了要頭昏眼花。我曾經對四川的朋友說：『我看這些表是樹枝上插花呢！』我的朋友回道：『你說這個表不正確嗎？』是的，這個表我還覺得不正確，因為許多苛捐雜稅還沒有詳細細紀載上去呀！』我聽了這話，只有愕然。今舉前三表如下：

### 一 碧口至渝沿河苛捐表



縣別	地名	苛稅名稱	貨物數量	納稅數目	附記
平武	姚家渡	團防費	大黃七十六包 當歸七十五包	〇〇一、〇〇	苛征銀洋以元 數為單位
昭化	白水街	查船杆子	全	〇〇二、〇〇	
廣元	三磊壩	護送	全	一九六、〇〇	有收條
全	全	統捐寫字 籤子票子	全	〇〇五、〇〇	
昭化	全	護送局長小 費字杆子	全	〇〇六、〇〇	
全		照票	全	〇〇二、〇〇	二十二旅設
全		江防票	全	〇〇六、〇〇	
全	全	江防印花 護送	全	〇〇一、〇〇	
全	黃金口	團防	全	〇〇三、〇〇	

全	全	保寧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昭化
			全	倉溪	小古河	亭子口	晏溪口	清油廟	貓兒跳
同驗票小 費籤子	護送	驗票	同寫字籤子	護商	全	全	全	全	團防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〇〇二、〇〇	〇六〇、四〇	〇〇六、〇〇	〇〇六、〇〇	一一七、七八	〇〇三、〇〇	〇〇三、〇〇	〇〇六、〇〇	〇〇三、〇〇	〇〇五、〇〇
		每百分抽一十		田師設有據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順慶雙
全	全	列丐溪	全	油扎溪	李渡場	張爺廟			
全驗費杆子	全勒索小費	護商	全驗票籤子	護商	團防	全驗票	全籤子	護商	江防貨捐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〇〇三、〇〇	〇一二、八〇	〇六二、七三	〇〇二、〇〇	〇四五、三〇	〇〇一、〇〇	〇〇三、〇〇	〇〇二、〇〇	〇四二、二八	〇〇六、〇〇
		三師設大黃每件四 角八當歸每件三角 五仙有據		李其相設有據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合川	全	全	武勝
							渠河嘴		
印花	船票	各卡划子 籤子驗票	勤索補厘	軍費	江防	護商	江防	全驗票籤子	印花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〇〇六、〇五	〇〇三、五〇	一三二、三一	〇九五、九六	〇七一、二〇	一八九、六〇	二五九、三〇	〇〇二、六〇	〇〇六、〇〇	〇〇六、一〇
				三師設照統相六成 抽收有據	有據	三十師設有據			每件四仙照算

全	全	江北	全	巴縣	全	全	全	全	合川
悅來場	全	水土沱	沙嘴	北碚		夏溪口	全	鹽井溪	東津沱
峽防	全杆子危票	峽防	護商照牌	照票	全照票杆子	護商	全照票籤子	團防	照禁杆子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〇一二、〇〇	〇〇二、〇〇	〇二四、〇〇	〇〇五、〇〇	〇〇一、〇〇	〇〇三、〇〇	一一七、〇〇	〇〇二、五〇	〇一二、〇〇	〇一二、〇〇
有收據		照護商值百抽一	有收據					有收據	

全	全	江北	全	巴縣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香國寺	全	同磁器口	全	全	全	全	全
江防全	烟酒驗票	進關驗票	印花	峽防驗票	印花	峽防	峽防划子勒	全划子小費	江防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〇〇四、〇〇	〇〇一、〇〇	〇〇三、〇〇	〇〇一、五〇	〇一〇、六〇	〇〇一、五〇	一二三、二六	〇〇二、〇〇	〇〇〇、三〇	〇二一、〇〇
全	勒索			有收據	有據	據林翼如旅長設有收			有收據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江北
全									香國寺
印花	捲烟稅	禁烟查緝 划子	全划子	江防	全驗票	峽防	斗息局	全籤子驗票	渝北護送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〇三二、〇〇	〇〇一、〇〇	〇〇二、〇〇	〇〇三、〇〇	〇一五、二〇	〇〇二、〇〇	〇一、〇〇	〇〇一、〇〇	〇〇三、〇〇	〇二三、一一
	全	全	係勒索	據照合值百抽二有收	係勒索	值百抽十	全	全	係勒索



全	全	渝護商 籤子驗票	全	〇〇四、〇〇	係勒索
全	全	船捐	全	〇〇六、〇〇	
全	全	江防進關	全	〇二二、〇〇	
全	全	巡河划子	全	〇〇二、〇〇	
總計	以上共征苛稅洋一千九百餘圓				
說明	綜上苛稅共計大黃七十六包當歸七十五包每包計重天平略一百三四十斤共成本銀二千兩由碧口交船運渝除納正稅外沿河經過城鄉市鎮各非法關卡共苛征生洋一千九百餘元各關卡名稱暨各苛取花數列表內合併申明				

註：本表所標的「碧口」是川北一個市，接近陝西交界的地方；渝就是重慶。從碧口到重慶，約計千餘里，中有嘉陵江為之通。碧口至重慶的全線多半是

田頌堯的防地，中段為鄂錫侯，末段為劉湘，經過每人的防地都要苛捐勒索。如本表所調查，一百三四十斤的大黃當歸自平武運至江北，須征苛稅洋一千九百餘圓。

一二 棉紗由重慶運新津沿河苛捐表

縣別	地名	苛稅名稱	貨物數量	納稅數目
巴縣	城內扯票	渝夔護商	棉紗每包	二、〇二
全	全	紅十字	全	〇、二三
全	全	船厘印花	全	〇、一〇
全	城門	統捐驗票	全	〇、一〇
全	全	江防捐	全	〇、一〇

全	嘉定	全	敘府	納溪	全	全	瀘州	永川	全
					小市			松溉	全
印花稅	保商費	落地稅	保商費	清鄉費	公益捐	印花捐	公益捐	江防捐	津合公益捐
全	全	全	全	照作本每百元抽	全	全	全	全	全
一、五〇	一二、〇	四、〇〇	六、〇〇	二、五〇	五、四〇	〇、八〇	七、二〇	一、五〇	六、〇〇

說明	總計	全	全	新津	彭山	全	全		
總上苛稅係由重慶交船運至新津沿途苛卡每包共納生洋六十八元四角五仙正稅在外其餘疋頭雜貨因花色零星沿途更受刁難納稅數目每件貨較之棉紗約多納苛稅十分之二三特此說明	以上沿途共納苛稅生洋六十八元四角五仙		江防費	全	一、〇〇		江防費	全	一、〇〇
			印花稅	全	一、五〇	江口	護商費	全	一五、〇
			護商費	全	五、〇〇		統捐驗票費	全	〇、一〇
		城門		全					
				全					
				全					
				全					

註：新津是四川西部的一個縣，與成都相距數十里，與重慶相距約計一千二百餘里，均為水道，自巴縣至敘府為長江上游，計六百餘里；敘府至新津為岷江，亦六百餘里。

三 白糖由資中至渝苛捐表

縣別	地名	苛稅名稱	貨物數量	納稅數目
資中		糖稅	白糖每包	一、〇五
全		護商	全	〇、五八
內江		全	全	〇、五八
富順		全	全	〇、六〇
全		過道捐	全	〇、一〇

永川	全	全	全	全	合江	合江	全	全	瀘縣
松溉		全	朱家沱				彌陀巖	小市	
江防	印花稅	清鄉費	護商	印花稅	清鄉費	護商	臨時樂捐	聯軍費	公益捐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一、〇〇	〇、〇八	〇、四二	〇、七〇	〇、一五	一、〇五	一、五〇	一、五〇	〇、六六	一、二〇

	懷德鎮	清鄉費	全	〇、一〇
	李家灣	驗票費	全	〇、一〇
江津		護商	全	〇、二〇
巴縣	黃沙溪	江防正費	全	〇、六〇
全	全	江防補助費	全	〇、二〇
全	全	印花稅	全	〇、一五

註：上表所舉之地區，爲二十一軍劉湘之防地，這不過是個大概，其他苛捐勒索的數目還多。

以上僅舉三表，已經令人吃嚇。至於其他特種的苛捐雜稅使人民受害的也很不少，現在再舉幾個例子：

一、成都報五月十一日載「橋亦有捐」：

「頃有古宋來省者談及該縣黔軍李團，除預征人民糧稅外，每月另有月捐，謂係充該軍伙餉，近更異想天開，藉修橋爲名，繳派橋捐，小康之家動數百元或數十元不等。限期繳納，逾限者立將團保押追，人民鬻妻賣子云。」

二、旅京四川同志會有出版的新四川上紀「咄咄怪事」——書籍印刷品也要完納各種苛捐雜稅」。

「……最奇者，書籍印刷品過道，均須交納雜稅，或過道印花稅，或過道護商費，每過一關卡，一筆書籍印刷品至少徵收二三元不等；一關卡如此，如林之關卡處處如此，若稍短少求減，則遭拘押或扣留。其印刷書籍，查每書一筆，成本不過二十元，而每過一卡，需銀二三元，如林之關卡，設經四五關卡已超過本銀矣。數年以來，印刷書籍竟大不流通，似此妨礙書商營業小而書籍印刷品須納稅費，誠爲古今中外



之創聞，更恐爲外洋文明國家所訕譏，黨國所不齒……」

——見四川成都書業公會代表張興權呈國府文。

三、成都報五月五日載因苛捐雜稅而演成之「長壽縣狗吃狗」：

「長壽函云：深溪場地利團上焦姓獅子灣，被捐款稅索，將家物賣盡，日不舉火，於是焦姓全灣遂各潛逃。惟茂盛一家未走，同灣幾家人的狗，一律跑在茂盛家中去了。日後茂盛又跑，而全灣的狗遂無處逃走，於是大狗便將小狗吃起來了，倘若小狗吃完，則將來又將吃誰咧？」

像這一種以苛捐雜稅而演成狗吃狗的事，真正令人毛骨悚然！

四、據十一月下旬蜀聞社成都快訊述「四川糧稅已預徵至民國三十年臨時特別捐動抽數十萬」：

「四川人民在軍閥兩大閥高壓之下早已民不聊生，苛稅雜捐之多任何省無出其右。即以糧稅而論，動輒已預徵至十餘年之多。昨據順慶來會，

羅澤洲師長已於八日出示，預繳順屬三十年糧稅，限十日內繳清，否則押繳。又另抽臨時捐二十萬元，亦限十日內繳清云。

又據合江通訊，該縣今年半年以來，每次八萬元之墊款已三次之多，最近又發表八萬八千元之借款，以二十四年糧稅作抵，並限一週之內勒令人民歸解，各區團總發號施令，調兵遣卒，挨戶比門，勒令速繳，如有遲延，以抗命論罪，加二十倍處罰！十七支之團總忙得要死，小百姓賣兒鬻女，嫁妻出婦，破家蕩產，以繳納當局之需，因之流離轉徙者比比皆是！……

很夠了，關於四川一省苛捐雜稅的情形；從四川一省的情形也可以想像到其他各省的情形。

如果再拿其他各省來說：譬如廣東吧，據港報四月十三日所載「駭人聽聞之勒抽柴捐」，說一個挑柴的由連江到省城要抽數十次捐。本來香港報紙是最會造謠

的，但是像這種紀載徵諸事實總也有可以相信的地方。工商報是陳炯明的機關報，用不着我們去睬他，在中國報紙中要算到頂頂老牌的循環報總不至於造謠生事，據循環報所載：

「清遠民船公會，以柴薪來源，價本甚廉，第以護費重重，苛抽疊疊，柴船每艘由連江下至廣州市，須耗費五百餘元，空船由廣州市返連江，亦須二百餘元，致令廣州市柴價飛漲；因函請廣州市各法團合力維持，以免廣州市發生柴荒，茲將柴船落海由連江白銀坑至廣州市所納護費開列：白銀坑收軍費五元，小舍收軍費八元八毫，下埗收軍費二元，連江口收民團費一元二毫，又查銀坑單四毫，連江口保護費七度六元二毫，連江口護航收餉四十元，又護航收手續費三元，連江口至清遠僱火船拖費一百二十八元四毫，橫石收更錢四度二元二毫，清遠護航收餉三十六元二毫，清遠護航軍收茶錢一元二毫，又護航手續費二元，石角更錢六毫，石角收查驗連根

費蘆包關收稅二十二元四毫，蘆包收稅更錢九毫，白沙收團費一元二毫，黃收費六毫，四會口收團費四毫，四會口收保護費三元八毫，又收開差費五元，河口三興公司收費三元四毫，沙仔收團費一元四毫，又更錢三度一元四毫，又護費一度三元六毫，馬口護航收餉六十元，又收查驗費三元，馬口收更錢一毫，又交軍費柴廿把，馬口關收稅二十五元，由馬口至省城僱火船拖帶費一百零八元，蘆包護航收餉四十一元，又收送幫茶錢二元四毫，每柴船一艘載柴落海共計費用五百二十餘元，若空船由省上海至連江內自銀坑，沿途經過納費二百一十餘元。」

廣東是革命的策源地，然而竟弄得苛捐雜稅這樣多！從這個柴捐一項，就可以曉得其他的捐稅的情形了！又如江西方面，據四月十九日報紙載有「雜捐如毛之贛省賦稅」，共計有十六七種之多，其名目如地丁，契稅，屯糧丁，告貸稅，米折，牙當稅，保商稅，內地商捐，鹽附捐，船捐，屠宰稅，郵包稅，硝磺稅，樟腦稅

，錫砂磁礦，貝壳稅……各省種種苛捐雜稅的情形，也可以曉得了。

近來行政的人不曉得怎樣特別聰明，學會了一個好方法，就會不論什麼犯法的事情都加以捐，叫做「寓捐於禁」。抽鴉片烟的捐，腐化的叫做「腐化稅」，推而廣之，將來說不定有「反革命捐」呢！這樣一來，那麼烟而愈抽捐必愈多，化而愈腐稅必更富，最好希望將來反革命者滔滔不絕捐稅亦可永遠源源而來。我還看見過迷信捐的辦法，是一位江西鄱陽縣縣長劉振宇擬訂的。迷信捐辦法共十一條，全部精神所在可以總括地說一句：「你們縣民要迷信嗎？迷信的拿錢來！」那麼有錢的人豈不是永遠可以迷信呢？其實有錢的人永遠迷信正是擬迷信捐辦法的人所希望的啊！

各省各地苛捐雜稅的情形大概可以曉得，今再舉一個僻縣來做例子，如偏僻在湘黔西陲的一個縣叫做「黔陽」，據湘報六月二十五日載黔陽的苛捐雜稅實屬聞所

未聞，僅就城市所有者紀錄如下：

### 一、A 市政捐——

縣城原無市政公所之名，一九二六年王天培過境時始行創設，始時縣城一般豪劣乘機將育嬰堂，救生局，惜字會等公田二百餘畝，盡數收為市政公所專有，置地方慈善公益事業於不顧。此外如門牌捐等，每月收入亦達五千串以上，均做該所補充用費。

### B. 團總捐——

黔陽團總，俗稱第二縣長，其聲勢之大，可想而知。所有一切縣政，及民刑訴訟，該團總有全權獨辦，庸懦知事，亦常為彼所利用，故該團總苛捐百出，一般無辜小民受其魚肉而不敢言，其各種苛捐略如下：

一、月捐——月收七十餘串；

二、爐捐——月收千串以上；

三、夫捐——月收百餘串；

四、茶捐——凡人民有糾紛時，由團總解決，兩方各繳茶捐錢三千二百文，如不繳足，反加害之；

五、其他臨時捐等，枚不勝數。

C. 團防捐——

一、田賦捐——每征銀一兩者，收團防附加稅四元，以全縣九千餘兩計，收入在五千元左右

二、其他：

甲、除田賦附加外，仍收火爐捐，多寡由該團防局長之喜怒而定；

乙、任意就地籌款，如某處有匪警時須就地籌開差費，草鞋費後，始行往剿之；待至匪已遠飄，故意鳴槍數響，又須納子彈費百元以上；

丙、一事發生，出票拘人，則路費，茶費，票費，草鞋費，出差費，

……種種岐別，不一而足。

D. 警察捐

一、月捐及爐捐，其辦法與團防總捐內同；

二、門牌捐，月收二千串左右；

三、火鋪捐，日收無標準，最少亦有十餘串，又每客一人須納掛號費四十文；

四、其他，每事發生，其苛剝較團防更厲，案雖終結，亦須茶錢數串。

E. 法警捐——

與警察團防，可相頡頏，故略。

F. 軍事招待捐——

每遇軍隊過境，鋪板，被，窩，草鞋，稻草，鹽菜等費，不勝枚舉，其當局者借名弄弊，實屬罪大惡極！



G. 彩票捐

邑痞王變生者，粵人，居縣約二十餘年，無職業，專以賭博營生，每次軍隊過境，及天災水旱，或禳神建醮之事，該痞必倡抽彩票，所入每次動以數萬：凡不受該票者，則賄買警察拘捕，人無貧富，莫不沾其禍患！

這是僻縣苛捐雜稅的情形，外邊的人無從曉得他們的苦惱的！

其次，一般辦理稅收的人也值得我們注意，試以贛報七月五日所記「屠戶做官毛手毛腳」為例：

「本城屠戶萬寬七李恆七周仁魁等，平素在鄉行爲，有口皆碑，去歲清鄉，儻倖漏網。近不知自後，妙想天開，欲嘗官味。乃大合夥包辦屠宰稅以來，在鄰近地方，穿中山裝，帶勤務兵，到處招搖，時或誣人私宰。或違章重罰，一班鄉愚不堪其擾。月來變本加厲，妄誣四坊古竹村泉五私宰，細腳到局既搜去銀洋九元，復罰十元。」

從這一段事實裏可以活描出一般人毛手毛腳以捐稅來敲剝人民的一幅圖畫！

「苛政猛於虎」，真令人下淚呵！國民黨和國民政府本來以廢除苛捐雜稅爲任務的，現在苛捐雜稅的有增無減，固然有力不從心的苦衷，然而不應該沒有一「與民更始」的決心呵！

不過，廢除苛捐雜稅也是不容易的事，因爲這種廢除決不是幾個口號所能奏效的。如果真的一刀二斷把捐與稅都廢除了，請問國家的政費從何處來呢？依十七年七月間全國財政會議的報告，財政部的支出超過稅收的半數，財政部要渡過這個「支出超」的難關，惟有在稅收方面想法子，所謂羊毛出在羊身上，還是「老百姓」晦氣。所以要減輕稅收——即是廢除苛捐雜稅，惟有在節減各種政費一方面下手。

查各種政費成分的比較，據財政部會計司所統計，其結果如下：

財政部支出各費百分比表	
各種費別	所佔之百分比
軍務費	佔百分之九十二
其他政費	佔百分之三、三
教育費	佔百分之一、五
征收機關經費	佔百分之一
黨務費	佔百分之一
財務費	佔百分之〇、六
國務費	佔百分之〇、六
附注	在「其他政費」項下，各種建設工程及外交內政司法工商農鑛各部或成立未久或因範圍較狹，費用為數不鉅，故均包括於政費項下。

根據這一個統計，可知軍費所佔獨大，在支出全數中佔百分之九十二，其他各費比他一個「零頭」還及不來。就是財政部把所得全部的稅收都充軍費，還是不夠的，所以要廢除苛捐雜稅必定自縮軍減費化兵爲工始。再就各省各地的非法苛捐而論，大一半是軍隊上的人蠻幹出來的，一般被逼勒索的人民都在槍桿子的淫威之下屈服着。所以要是軍隊一天不能整頓好，苛捐雜稅一天不能廢除的。還有各種駢枝機關名目之多，好像苛捐雜稅名目之多一樣，如果苛雜的捐稅取消了駢枝機關的開銷何處來呢？我想，只要政治上軌道，名目繁多的駢枝機關實在是不要的。駢枝機關的廢除也是廢除苛捐雜稅的先決問題。

其次，觀察財政部歲收的百分比，據財政部會計司的統計，如下：

財政部稅收百分比表
-----------

稅收名別	各種稅收之百分比
------	----------

鹽務收入	佔百分之三十九
稅務收入	佔百分之三十
菸酒收入	佔百分之十七
禁烟收入	佔百分之九
其他稅收	佔百分之三
印花收入	佔百分之二
附注	國產收入注册收入驗契收入以及鑛業稅捐，因所收無幾，故併入其他稅收內。

這個稅收是就財政部所收到的統計，實際上還有一大筆賬沒有統計到的。即是：凡是辦理稅收的人，從中中飽漁利的數目恐怕總結算起來比財政部所收到的還要多。不論辦鹽務的，辦菸酒的，辦禁烟的，沒有一個不是「毛脚毛手」的，也沒

有一個不變成「暴發戶」的。人民受這一種人勒索剝削的痛苦何等深呢！所以要廢除苛捐雜稅，財政當局不要再賣買式的委派毛脚毛手的稅收者，須要革除一切中飽舞弊，務使人民捐一個錢國家收到一個錢，作一個錢正當的用場，這才對得起人民！否則，用會搜括的人去辦捐稅，好像請吃烟的人去禁烟；捐稅局必定要變成「苛雜局」「禁烟局」必定要變成「放烟局」！

總之，要廢除苛捐雜稅，必須節省國家政費廢除駢枝機關，並且要革除中飽舞弊；這幾點能夠辦到，我想青天白日之下，決沒有苛稅如毛的現象了！

附注：四川苛捐雜稅統計表，得其全份，是表並見新四川，承崇陽兄告知表中所不詳的種種情形，得加注釋。財政部的支出百分比及收入百分比，均見於全國財政會議彙編特刊。



## 八 目前中國社會病態的救濟

以上，關於目前中國社會病態的一筆賬，總算結算得差不多了，固然其中也有許多不完備的地方。

根據這一筆賬，我們可以曉得：目前中國國內人民很有許多無法謀生的人，所以出洋人數特別激增；各地人民受共產黨的搗亂，被殺與流亡的不可數計；人民的生產與死亡之比較，死亡率特別激增；人民對於生存的興趣減少，都市及內地都流行自殺之風；無法謀生的失業者與貧民遍地皆是；各地的苛捐雜稅也是有增無減；……這些事實都可以證實國內人民生活的痛苦，一般人民是陷在「血」和「淚」的痛苦的生活。

負這一筆的責任的人是誰呢？有些淺見者流，以為現在是在黨與政府的治理之下，這筆賬當然要算在黨與政府的身上，其實這不免是誤解的。為什麼呢？



因為帝國主義的侵略和軍閥的壓榨是一切民衆痛苦的根本原因；黨呢，是從帝國主義和軍閥的手中搶下人民的殘餘的生命，也無異是黨把帝國主義和軍閥所拆下來的「大筆爛屎賬承攬下來」；在這個交替的中間不免發生必要的決鬥，於是有些人民殘餘的生命在「搶下」時斷送了；這是社會病態特別顯現於現在這個黨治時代的原因。所以，我以為這一筆社會病態的賬是帝國主義與軍閥所遺下來的舊賬，國民黨既然要打倒帝國主義與軍閥就要說法清償這筆賬，這才是「你不好，打倒你，我來做好」的精神。因此，我們可以更進一步說：欠這一筆賬不儘是黨與政府的責任，而還這一筆賬却完全是黨與政府唯一的責任。如果黨與政府不負起責任來償還這筆賬呢，那麼簡直沒有充分的資格來治理人民呵！所以我現在不再詳細分析現在社會病態的原因，就要直捷地說到「償還這一筆賬」的辦法。

所謂「償還這一筆賬」的代名詞可以說就是「救濟」三個字，也就是在目前中國社會發生病態的時候如何負起救濟這種病態的責任。如果不負起這種救濟的責任

，沒有把這種病態根本清除，那麼一切的變亂與糾紛是無法制止的！最顯而易見我們看得到的：

第一，共產黨在民不聊生的時候，正是煽動的絕好機會，煽動一般無法謀生的人走到「挺而走險」的路上，把有房子住的人驅逐了，把小有產的人殺了，於是他們把贖下來的分分贓；這是共產黨利用這種病態社會而實施的狡猾的方法。

第二，資本主義者在民不聊生的時候，他們以為絕不應該有騷亂的行動，惟有大家馴馴服服的替他們資本家做生產運動，以便達到他們私有生產獨佔生產的目的，有許多人挨飢受寒不過來只好忍氣吞聲地替資本家做工，於是許多人的「血汗」和「眼淚」統成了資本主義者立腳的基點：這是資本主義利用社會病態而實施的狡猾的方法。

以上是說明共產黨與資本主義者在民不聊生的時候乘機蠢動搗亂，而國民黨呢，在這個民不聊生的時候，承認共產黨的燒殺是科學的梁山泊行爲，而資本家的生

產運動是獨佔私有生產的行爲，共產黨與資本主義者都是利用社會病態而不是救濟社會病態；現在國民黨的救濟社會病態，是在這個「燒殺暴動」和「私有獨佔」的二條夾攻中打出一條活路來，惟有走這一條路才能從病態的社會引上康莊的大道，這一條活路就是致全力於三民主義的生產運動，這種三民主義的生產運動也就是共有共治共享的生產運動。

國民黨救濟社會的方式，惟一無二的方法，就是：

- 第一，要從事生產運動；
- 第二，是要從事生產運動；
- 第三，還是要從事生產運動。

惟有從事生產運動，才能救濟這一般無法謀生的人民，惟有從事生產運動才能醫治這一切社會的病態，惟有從事生產運動才能「起死人而肉白骨」，才能「救黨國於沉疴」！

現在我們社會上最危險萬分的現象，就是大家都是從事爭「利益」的運動，而絕對沒有從事生產的運動。譬如工人要爭工人的利益，做農人的要爭農人的利益，做商人的要爭商人的利益，以至青年與婦女沒有不是各爭其利益……於是在黨的用黨以爭利益，做官的利用官以爭利益，在團體的利用團體以爭利益，大家高聲叫着「利益」的口號，「利益」「利益」嚷成一大片；而實際上利益這個東西是不會憑空添加的；譬如工人特別多得利益農人就少得利益，商人特別多得利益工人就少得利益，大家不以生產利益為原則而相爭，結果反而因為互爭而喪失了固定的利益，這正好像應着以前孟老夫子所講的「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的一句話。本來，利益揪在敵人手中的時候，我們必須要爭的，如榨取我們利益的帝國主義軍閥必須要打倒的，如果利益已經不在帝國軍閥的手中而在大家的手中，那麼大家不應該再爭利益了；應該由「爭利益」而改為「增加利益」——換一句話說，就是要從事生產運動。

所以國民黨的民衆運動，依着我的「杜撰」，可以分爲二方面；

第一步，是「權」的民衆運動，也可以說「民權」的民衆運動；

第二步，是「能」的民衆運動，也可以說「民能」的民衆運動。

這個民權的和民能的分法也許是極勉強的，不過不是這樣分法，不能表現出明顯的意思。在「權」的民衆運動的時候，人民應該儘量爭應得的權利，而把榨取民衆利益的帝國主義和軍閥打倒，用「利益」二個字來激起廣大羣衆的力量。等到權揪在人民大家手中時，就應該把利益給大家「共有共治共享」，而不應爭，並且覺得利益不夠享用，大家要增加能力去生產；這就是從「權」的民衆運動轉入「能」的民衆運動。所以，第一步的「民權」的民衆運動也可以說是爭人人所應得的權利的運動，第二步的民能的民衆運動可以說是增加能力的生產運動。

根據這一個道理，我們必須要把以前爭利益的「工人爭利運動」還要轉入增加生產的「工業生產運動」，「農民爭利運動」還要轉入「農業生產運動」，「商人爭利運動」

還要轉入「商業生產運動」，「學生運動」還要轉入「學業運動」，「女權運動」還要轉入「女能運動」(注：我曾作「婦女所爭的權與能」一文，載江蘇女聲第一期有較詳細之說明)……以前民衆運動的毛病，就是做工人運動的運動工人不做工，做農民運動的運動農民不做農事，做學生運動的運動學生不讀書，一切的運動都是運動民衆脫離事業的本身。像這一種運動，在破壞時代，自然也是必要的，但是到了建設的新時代依然承襲舊法，反而是有害無益了。總而言之，國民黨今後的民衆運動，必須從爭利益的運動轉入生產的運動。

不過我們要特別注意的一點，就是我所說的生產運動，絕不是資本主義的生產運動，而是三民主義的生產運動；換一句話來說，就是這種生產運動不是「私有的」「獨佔」的生產運動，而是「共有共治共享」的生產運動。私有獨佔的生產運動，對於社會是有害的，共有共治共享的生產運動對於社會是有利益的。現在只有大家無疑的致全力於三民主義的生產運動，黨與政府及民衆一致的致全力於生產運動，

這就是：

黨要領導生產運動，如宣傳「造林運動」「築路運動」「墾荒運動」「農村建設運動

」「水利運動」；

政府要治理並發展生產機關，如創辦國有的工廠或商店銀行，用政治力量改進生產方法增進生產效率；

民衆要下整個的全體動員令，把所有全副的心血財力都要貢獻到生產事業上。

如果拿黨與政府及民衆三者聯合起來的力量來推動三民主義的生產事業，生產事業沒有不成功的社會的病態沒有不能救濟的！

爲什麼國民黨所領導的三民主義生產運動一定能夠救治中國社會的病態呢？

說到這一點，必須先要明白目前社會病態的癥結，社會病態的癥結可以在許多病態的現象中看出來；人民的出洋多，爲了生活的不安定；共匪的殺人放火有許多也是爲着生計所迫而而走險；人民死亡率特別高於生產率是由於生活條件的缺乏；自殺

的流行是一般人無法謀生對於生的興趣感覺缺乏；失業者與貧民的遍布於各地都是生活恐慌的現象，苛捐雜稅之有增無減可以見人民生活上所受壓榨之深……

總括來說，目前社會病態的癥結是由於一般人民的生活不安定，無法謀生，缺乏生的條件，缺乏生的興趣，發生生的恐慌，感受生的壓榨……而國民黨的生產運動就是對症下藥的，即是國民黨用三民主義的生產來救濟一般人民生活的不安定，用三民主義的生產來救濟無法謀生的人，用三民主義的生產來救濟缺乏生的條件缺乏生的興趣的人，用三民主義的生產來救濟發生生的恐慌感受生的壓迫的人。所以，我們可以無疑的承認三民主義的生產運動必定可以救濟目前中國社會的病態。

以上是說明國民黨救濟社會病態的方式必須採取三民主義的生產運動，現在我們稍為觀察一下，目前的黨與政府有沒有做到這一層，我實在不敢作確切的答覆。現在黨與政府所設的機關，不知多多少少，這許多機關的名稱多是以利國福民為前



提，而實際上對於生產是毫無補助，有時候反而是生產的掠奪者。像這種機關無窮的不斷的設立起來，這種機關裏所用的人也繼續的無限制的擴大起來，這正是合着「生之者寡食之者衆」的現象，這也不能不算是生產前途的危機！我以為黨政各種機關愈多愈好，只要這種機關的設立是間接有補於生產的，或直接就是生產的。往往有許多機關掛着招牌閒着沒有事情做，這就因為社會上生產事業不發達的緣故；所以在機關裏的人，就要用機關的力量去發展並創造生產事業，不要坐在機關裏反而妨礙生產事業。現在中國並不是沒有好主義，並不是沒有好制度，就是不能應用好的主義好的制度走到生產的路上，大家拿着好的主義好的制度空叫，這個有什麼用處呢？我們不要把主義和制度放在口唇皮上，寫在白紙上，或者像符咒一樣貼着，我們必須把主義和制度應用到事實上作為生產的推動機。還有一點我們可以觀察得到的，現在的一般革命領袖實在沒有拿出全副精力來提倡領導生產運動發展生產事業，包圍革命領袖的而且推動革命領袖向前進的勢力有許多就是親戚朋

友或同志的「找工作」「討差使」一類事，會客就是會這種人，開會就是設法解決這種事，一天天的過去，一個禮拜一個禮拜的過去，都是糾纏在這種不可解脫的煩悶裏！試問還有多大精力來從事根本的建設呢？總之，現在黨與政府還沒有切實的做生產運動，黨與政府能不能救濟目前社會的病態全看能不能切實的倡導三民主義的生產運動。

關於實現三民主義的生產運動，有二點應該注意的：

一、是固有生產的保育，使中國生產事業的基礎漸漸地確立起來，不要使他在萌芽的時候就遭着意外的摧殘；

二、是生產方法的改進，必須迎頭趕上去採用科學的方法，以救這個將陷於絕境的中國生產事業。

現在把這二點分別來說：

第一，爲什麼要保育固有的生產呢？因爲固有的生產事業是將來一切生產事

業的基點，如果把基點破壞了，那麼什麼事業都無從做起了。不過我們非常寒心的，眼看着許多生產事業常常走到破壞的路上。例如各種國有的鐵路交通及其他郵務航海種種事業常有「入不敷出」的不良現象，今以粵漢路為例子，如港報四月十一日所紀：「粵漢路貨客極多，收入本甚鉅，惟辦理窳敗，路面失修，車路不足，故無利可圖。現查粵路每月收入約二十餘萬，而每月支出工人薪金，已幾及十二萬元，尚有善路費等未計，實屬入不敷出。聞全路工人薪資，原額總不能過十萬元，但該路各機工員役，每日間不過循例工作，疲玩異常，故意使工作不完，加開夜工，藉取夜工加工之利；且車上揸車燒火一切服務工人多故意使行車逾規定時間，延長時候到站，無論到省或到韶關各車，每晚均須入黑夜始能到達，以期作加開夜車論，加給工資，遂致工資定額竟開支到十一萬餘元。又每年加工，毫無限制，該路不但無利可圖，不久且必破產……」假使像這種現象一直延長下去，那麼必定要破產的，如果各種國營的產業都是這樣，豈不是都要陷於破產呢？這

是何等危險的現象！凡是在國營的產業機關上做工的人，應該都要着眼在民族的利益和國家的利益上面，不要以階級利益為前提；不要以為犧牲了民族利益國家利益換得多添幾毛錢塞進袋子裏是光榮的事！我們為保育初萌芽的生產起見，對於足以破壞生產的罷工和怠工加以必要的限制，這限制的步驟：一、第一步，是以民族利益為出發點，凡屬中國人所辦的生產事業，不論商辦的國有的，不容許有罷工風潮發生，對於帝國主義者與洋商所辦的生產事業下的工人可宣傳並援助其罷工或怠工，這樣，帝國主義者與洋商所辦的工廠就逐漸倒閉而中國人所辦的工廠日漸發達了；第二步，是以國家利益為出發點，也可以說是以「共有共治共享」的利益為出發點，凡屬國有的生產事業不容許有罷工風潮發生，對於私有的商有的生產事業可以容許其罷工，於是商有私有的工廠逐漸倒閉，而國有的工廠日漸發達了；第三步，國內全部的產業都由帝國主義的手中和私有獨佔的手手中轉移為國有，這種產業都是以共有共治共享為原則，那時利益均沾更要使爭利的罷工風潮絕跡！我認為這

三步限制罷工怠工的方法是保育生產所必取的手段！否則國家自營的產業失敗了，還是要受帝國主義的壓迫的！

第二，爲什麼要改進生產的方法呢？因爲中國生產事業的着着失敗，都是由於生業方法的陳陳相因不知改進，於是就一天天走到失敗的路上。譬如中國的蠶絲是歷來中國對外貿易唯一的出品，然而現在竟弄得一落千丈。如今年十一月間美國紐約生絲交易所開幕，華絲竟不能列入拍板，上海絲廠協會轉請工商部交涉，駐美公使即將交涉情形函覆云：「此間用中國輸入之生絲數量甚少，僅百分之四，差堪與日本輸入之絲質相等，因此不能用中國絲爲交貨之標準；且中國絲 (Shoin) 之組合，亦不合美國之標準，縲絲者應將絲重行搖過，將來時機至時，或可考量將中國絲列入拍板標準。」（注：見工部十一月養日致上海絲廠協會電。）再就廣東的「粵絲」來說，其失敗亦與江浙絲相同。據港報今年五月二十八日所論：「廣東實業出品，以生絲爲最大宗，每年貿易總額最大時，達八千餘萬元，關於社會

經濟及南番順香東各縣之平民生計極鉅。年來因地方不靖，稅餉增加，費用浩大，而蠶造又復失敗，絲價日跌，由二千四百元降至九百餘元，五年間絲傷折閱達四千餘萬元，資本稍厚者尚可支持，薄者相率倒閉。故絲傷雖有一百九十餘間，而現可支持者僅得百卅間。去年出口總數，不及五年前之半。其失敗原因：一、由於蠶造失敗；二、由於盜賊如毛，交通不便；三、由負擔稅額太重，成本增加，難以計算。』我們只要明白了絲業失敗的情形可以想像其他生產事業失敗情形，這一切的失敗都由於生產方法的不改進。現在要挽救這一種失敗，必須先改正生產的方法，迎頭趕上去採用最新的科學方法。同時，生產方法固然要改進，而生產的組合也要加以根本的改造。譬如歐戰的時候中國人乘機崛起創辦不少小本經營的紗廠，大有雨後春筍之概，到後來歐戰結束經不起帝國主義的壓迫，都關了門了。在重重疊疊的壓迫之下的中國人要想發展生產事業而採取「各自為戰」「小本經營」的辦法，這是一定要失敗的！以後必定要用全國家的力量來發展生產事

業補助生產事業，用大規模的根深蒂固的組合來與帝國主義者抵抗！總之，我們要挽救我們將陷於絕境的生產事業必須採用迎頭趕上去的科學方法，並且要有大規模的組合才行。

總而言之，三民主義的生產運動，第一步，必須保育固有的生產事業，限制破壞生產的行動，漸漸確立生產的基礎；第二步，必須採用迎頭趕上去的科學方法，並且用大規模的組合，以挽救陷於絕境的中國生產事業。果真能夠這樣做，那麼目前中國社會病態才能有救，一切生活不安定，無法謀生，缺乏生的條件，缺乏生的興趣，發生生的恐慌，感受生的壓榨的人民，才可以得到生活安定的歸宿。

我說這許多話，人家一定要說：『你這一大篇議論，總括言之，不外『生產救國論』就是了，這種議論算不得什麼高妙呵！』誠然，我的話是非常平庸，沒有什麼高妙的地方，但是我相信，這種平庸的議論是可以救目前社會的病態的，是可以救中國的。而且，我們可以應用『生產救國』的原則來應付一切的事實，一切的

事實都可以在「生產救國」的原則之下得到圓滿的根本解決。舉幾個例子來說：譬如一般人的對付共產黨，就是加以殺戮，我却以為這不是唯一無二的方法；一般人之所以被誘惑為共產黨是因為生計的迫逼和沒有生活的技能，我以為捉着共產黨不應該專門用殺來處置，應該把他們關在一個具有監牢設備的工廠裏面，他能聽命做工才給他飯吃，而且依工作之多少而定給食之多少，這樣弄得馴馴服服了，然後再來感化他們的信仰，自然可以做一個安安分分的良民了。不然，他自身沒有生產的技能，就是在感化院裏感化成口頭上的三民主義信徒，等到一出院門還是口叫着三民主義而做其搗亂的實際！又如被裁的士兵，決不能不負責的送鬼一樣送幾個錢請他們回家鄉去就算了事，應該使他們兵工築路或開墾荒地，否則所謂「裁兵建國」無異變成「裁兵建匪」；在中國「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的訓條之下，所有一般當兵者，都半是無業的窮漢光棍或土匪盜賊的複合物，歷年的內戰，兵越打越多，都是失業者無所歸宿而歸於兵，現在不把這些無業的兵加以職業的訓練，弄得流散



於社會上真爲害不堪了！現在各地流行的竊賊扒手匪盜也都應該處置他們，使他們進「職工訓練所」，強迫他們做工，不做工的不肯用心學習做的永遠不得出所，而且祇許送給僅維生命的惡劣飲食。這樣一來，社會上的竊賊扒手匪盜都可以漸漸地沒有了。……總之，我們隨時隨地都要應用「生產救國」的原則，使不生產的都要變成生產的，使爲害於生產的要變爲有益於生產的，那麼一切的問題都得了根本解決了。

最後，我可以斷言：目前中國社會病態的救濟惟有國民黨能夠負擔起來，而國民黨的能否真正救濟社會病態全看國民黨能不能實現三民主義的生產運動！

我再把在本書開頭所說的幾句話覆述一遍，作爲本書的結尾：

我的詳細指陳目前中國社會的病態，並不是要暴露黨與政府的弱點，我願意把我這許多話作爲黨與政府救濟社會的張本！

十七、十二、二十日完稿。

附注：本篇意思有許多要說的不能說得詳細精密，這是始終覺得不安的；承鄭逸庵先生對於救濟社會的方法有所指示，因鄭先生也很關心這一個重要問題；不過本稿業已寫成，不能夠再加添補了！這好比用土布做成的衣服也不失其鄉土的特別風味，如果把已經製好的土布衣服再挖幾個洞洞補上幾塊綢緞，那反而不成體統了。



## 革命叢書

三民主義概論……………楊幼炯

定價四角

文學與革命……………張天化

定價八角

革命與戀愛……………洪瑞劍

定價三角五分

革命與腐化……………任中敏

定價六角五分

今日之革命與革命者……………天一

定價三角五分

革命與權術……………洪瑞劍

定價三角五分

## 建設碎金

第一編 定價六角

第二編 定價六角

民國八年所刊行之建設雜誌，為革命文獻中之最精良者，無論鉅製短編，莫不從三民主義之基本原理而出發，而其研究之忠實，批評之正確，亦迥非尋常宣傳式刊物所可同日而語。茲由本局選擇各作品中之尤關重要者，彙為兩編。第一編着重於革命原理之各別的研究，第二編着重於政治實際問題之研究與革命史實。

上海民智書局發行

孫中山先生遺著之一

## 中國存亡問題

定價三角

本書爲民國六年孫先生反對中國參加協約國對德宣戰而作，由朱執信先生執筆屬詞，而由朱執信先生出名出版。茲由胡漢民先生鑑定，認爲孫先生所著書，先印單行本，備將來列入孫先生全集。卷首有吳稚暉先生序文，卷末有胡漢民先生跋。

上海民智書局發行

## 新經濟學

德國盧森堡著 陳壽僧譯

胡漢民校訂 精裝定價一元二角  
平裝定價一元五角

盧森堡是爲世界革命犧牲的偉人，又是社會主義經濟學第一流底學者。其見解之精銳，可以說是當世無敵。此書以推翻近代一切資產階級的經濟學，而建設牠的新經濟學爲特色。同時給社會革命勞動運動以真正科學的基礎。陳壽僧先生從日文譯出，併對照德文原本，又經胡漢民先生校訂，力求信達，斷然爲中國出版界第一本經濟學書。

上海民智書局發行

# 中國國民革命之使命

(一名世界改造之原理)

范錡 著

本書係以平等為全書的根  
本觀念，而討論國際、種  
族、經濟、勞動、教育、  
道德、哲學、宗教、政治  
、法律等問題。共分三編  
，一、國家平等，二、種  
族平等，三、人類平等。  
共二十有四章，約十餘萬  
言。組織嚴密，體系井然  
，解答透闢，敘述精明，  
誠思想界之傑作。

平裝定價 一元二角  
精裝定價 一元五角

##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十八年五月初版

目前中國社會的病態 (全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四角五分

外埠酌加郵費

著作者 張 振 之

印刷者 民智印刷所  
上海福州路五十二號

發行者 民智書局  
上海河南路九十九至一百一十一號

分發行處 民智書局  
南京、武昌、漢口、廣州、杭州

代售處 各省各大書坊

總發行所 民智書局  
上海河南路中法

九十四九十一號

